皇清經解

政之0
137

東京大學

門 D 12
號 卷

皇清經解卷五百三十二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族親諸服旁殺一貫表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無逾文余言之蓋詳今復立旁殺一貫表即目直尋疑義乃析先其易明者故從緦麻始

緦麻三月　會祖行下之旁殺

族曾祖父母 昆弟之曾孫爲服緦

族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孫爲服緦

族父母 從祖昆弟之子爲服緦

族昆弟 相爲服緦

昆弟之曾孫	族曾祖父母應報服緦經不見報文
從父昆弟之孫	族祖父母應報服緦經不見報文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報之服緦

按我之從祖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祖昆弟則我爲其族

學海堂
文選樓藏書記

父母故其服我也緦麻而我亦報以緦麻此緦麻一服義之相貫者也至於我之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我之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二人服我皆緦麻我應報以緦麻而經不見其服者蓋不報也其故何也我爲曾孫服止緦麻由曾孫而殤殺之則不得爲昆弟之曾孫服緦麻又殤殺之亦不得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經不爲二人制服者限於殤殺服之窮也亦緦麻一服窮則變之理實亦義之相貫者也

又按曾祖曾孫以上殺下殺例之皆小功之差而爲曾祖父母變小功而服齊衰三月者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鄭注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服曾祖止於三月所以曾祖服曾孫止於緦麻服有所限無可假借亦精義之學也

小功五月　祖行下之旁殺

從祖祖父母（昆弟之孫爲服小功）	昆弟之孫（從祖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祖父母（從父昆弟之子爲服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從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祖昆弟（相爲服小功）	

按我之從父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父昆弟則我爲其從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我之昆弟之孫其祖我之昆弟則我爲其從祖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此小功一服義之相貫者也

大功九月　父行下之旁殺

從父昆弟 相爲服大功

按世父母叔父母加尊之服在期章昆弟之子又世叔父母之報服亦在期章故大功一服惟從父昆弟相爲服而已此一服當與期服參觀之乃得其相貫之義

齊衰期服　亦父行下之旁殺

世父母叔父母 昆弟之子爲服期

昆弟 相爲服期

昆弟之子 世叔父母報之服期

按我之昆弟之子其父爲我之昆弟則我爲其世父母叔父母故其服我也齊衰期而我亦報以齊衰期然據昆弟期旁殺之則從父昆弟當大功之差而又以小功總麻兩章旁殺之服通例之則世叔父母亦大功之差而乃服齊衰期者按傳曰與尊者一體也則是加尊之義也然傳又曰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由是言之加尊故服期不足加尊故報之期實則其服皆大功之差也學者潛心玩索乃見精義之學而兩服相貿之義其指甚微一爲表而出之豪髮無疑矣

又按喪服之無逸文也終古若沒若滅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然且强作解事擅議增補破碎經傳之義以迷途爲周行汎濫於巨浸駭浪之中而不得誕登於岸余爲拈出試披經傳讀之未嘗不著見明顯於世父母叔父母章特發傳以示人報服之例經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條特出報文以示人旁殺服之無不報由此表而檢

又按上治祖禰下治子孫至親皆正服不報旁治昆弟惟期大小功緦四昆弟服皆平行先死雖兄弟豈爲施先死雖弟兄詎云報故經傳竝不見報文其餘凡由己以下旁殺之服皆所以報由己以上旁殺之服故或經或傳於每發端處特見報文以明例也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緦麻兩章中疑義書

來教云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非以加來我不止於緦麻而如其來之小功服之是來者不加而往者則加數語恐有譌誤按小功章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報從父昆弟之子爲從祖祖父母報據經文是言來往皆服小功也以旁殺法通觀之爲祖父母期爲從祖祖父母殺之服小功所謂少者不加誠然也爲昆弟之子期爲從父昆弟之子殺之服小功爲適孫期應孫大功爲昆弟之孫殺之服小功爲通互證服宜小功不得謂之往者則加也若昆弟之曾孫其視我也我乃族曾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緦麻章從父昆弟之孫其視我也我乃族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緦麻章二人服我緦麻若我報之亦緦麻一則服昆弟之曾孫亦如己之曾孫不見旁殺之節一則服從父昆弟之孫亦如己之曾孫其何以處昆弟會孫轉不爲之服乎然則經文之所以不爲此二人制服者實斷以旁殺之義也來書之意以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經所以不制緦服若據昆弟之孫從父昆弟雖報服小功實止應服緦而足故由緦遞殺之不應更有緦服然余通考服例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確當報以小功則下一輩之不制緦服非由此而遞殺之也其爲因會孫之止於服緦而旁殺之無疑矣　來教言夫之諸祖父母疑古本當作諸祖父母父母以一諸領二件竊

以爲諸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總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父母報用諸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王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祖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父母也昆弟同是父母也昆弟也必帶祖字言之以別異於父母同輩之世叔父母與族父母昆弟同輩之從父昆弟與族昆弟也然則諸祖父母四字實足包此一服中兩輩父母言之也

論緦麻旁殺應報不制報服之義

人有恆言曰天下止一理此非精義之學也義主於斷通乎理之岐途而權之於行乎不能不行之時而止之以不得不止斷

之於義而已矣彼謂天下止一理者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喪服旁殺皆報服而緦麻章中之旁殺有應報而不制報服者二人昆弟之會孫服我以緦我當報以緦不應無服而經皆不制從父昆弟之孫服我以緦我當報以緦不應無服而經皆不制服者持以天下止一理之說則曰此必喪服經之有逸文者也於是妄議增補而不知以二人服我緦而我當報之理言之則宜制服此一說也以我爲會孫服緦而旁殺二人之理言之則不宜制服此又一說也二說相權會孫之旁殺之定限也不可游移而族會祖族祖之報服適限於會孫之旁殺而必不能制服伸於此不得不屈於彼裁制之宜於是乎出所謂義也應報未始非義而旁殺之義足以奪之大哉權乎權之而義之分始定此之謂精義之學也夫惟精義乃可與議禮可議禮乃可以制服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說

巴蕫之曰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緦麻不報言之綦詳則既聞之矣夫之世叔父母於其夫之服以期報期則以例之於其妻從夫服大功也是宜報之以大功而經不見報文苟非逸之豈亦有說乎曰不服也曷言乎其不服也曰不可服也然則何爲乎其不可也試以舅姑言之於適婦小功又以夫之祖父母言之孫婦服緦耳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娣姒婦而爲此婦人服也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卽降二等緦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

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愼矣乎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制喪服也所謂權然後知輕重者也若拘文牽義而說之不可與立矣烏在其可與權乎哉昔者讀喪服言其所不見者皆其所不制服者也於今猶信

兄弟服說

大凡服之重來而輕往者率皆以尊臨之以至親屬之不以平等相視故不報亦不得名之曰兄弟服也是故父子一體父尊而子卑夫妻一體夫尊而妻卑至於昆弟雖不分尊卑而同服期然亦一體至親也可謂之兄弟服乎正親一脈上殺下殺皆不得爲兄弟服兄弟服云者如兄如弟平等往來施則必報之義昆弟至親也而顧可以如兄如弟平等必報之名名之乎皆

哉喪服傳之發報服例也不於昆弟而於世父叔父昆弟之子條中特書以示人而曰夯尊不足以加尊也夫不足加尊則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謂之兄弟服也亦宜雖然大夫降其夯親於昆弟亦在降殺中以爲夯親而降殺之斯亦疑於兄弟服焉而已矣然謂之兄弟服不亦以輕名而加之重服乎雖然夫固不得謂之非夯親服矣要而言之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鄭君知之矣故於記中首見兄弟一條下注之曰兄弟猶言族親也先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而毅然別樹一義蓋於經傳全文迴環三復爲之理其緒比其類而經之紿之以揭其指是言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然則易言乎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蓋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專兄弟之名齊衰三月爲不

敢服兄弟服而制之而何況於期期之不得名兄弟也審矣期服重不以兄弟名大功之重次於期故亦不以兄弟名而惟小功以下得專兄弟之名也不爲典要惟變所適名之不可苟也如是

兄弟服例表

記爲兄弟服舉例其服盡在經中分而隸之令不相襍厠綱舉目張較若列眉矣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適子爲妻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按此大夫之子從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男子降一等今爲大夫得尊同不降婦人降一等適人又降一等爲大夫妻得尊同不又降令以其無祭主厚之得全不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子者不分適庶也大夫之子降其子者不報

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子不報者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男子爲父斬衰不疑於報故傳不

主謂男子不報也瑤田細究經意昆弟雖一體亦有親也故大夫以尊降之而列在兄弟服中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齊衰三月章

大夫爲宗子

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殤服章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殤

桉此非兄弟服注云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

大功章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桉此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子謂庶子上經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云不降重適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桉此亦非兄弟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此蓋言公子厭於君五服中無其服今爲公之庶昆弟爲母妻進於五服中然不

得過大功是爲先君餘尊所厭也公士大夫之君貴妾服緦大夫於庶婦宜降服緦今曰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從大夫而降服大功按服例不降者服其親服也從乎大夫而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大夫於賤妾無服妾子不爲後者爲母當如那人不杖麻屨章公大夫之妾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今曰從降必其貴妾之服緦者其子得從之降親服一等服大功也故鄭注曰言從乎大夫而降者則於父卒如國人也喪服經於此等處每於通服外創一例於無典要時見一確不可易之典要鄭君思通乎微往往得之其注此經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義精矣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鄭君蓋會通前後諸經而爲之舉其例瑤田昔嘗疑杖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竝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之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意以爲大夫之子一切皆降此獨不降者以父之所不降者也然既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之曰何以獨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竊疑兩經之義其相貫也如此然

存以俟考不敢質之於人今於鄭君說大夫之庶子爲母
妻大功特注之曰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一
適一庶兩兩相對一父在一父卒遥遥相互向來疑義一
旦豁然鄭君如在毋亦許我乎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
大夫者

瑤田按此四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適人又
當降一等今以尊同無尊降惟有出降故服大功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大功殤服章注云大夫不降適殤重
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
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於長殤
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
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從父昆
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
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卽謂以一報字關上兩條亦無不可

不杖麻屨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何也按子服父斬衰三年父至尊也父服長子亦斬衰三年將傳重也服衆子期年下殺也子爲母齊衰三年恩同於父也母爲長子亦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降也父子母子一脈至親凡皆各服其正服非報服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其出也義之前定者也出爲夫斬衰以其不貳斬也故於父降服期年父之服本期年亦降服大功其視父母依然至親亦義之前定者也故其服不報也爲人後者持重於大宗亦以不貳斬而降其小宗生我之父母雖一脈至親然已出爲大宗後而爲宗之統以收族則視所後者爲正親而視生我者轉爲旁親矣旁親之服服之所必報者也世父母叔父母爲昆弟之子服報服此其例也是故記數兄弟服例不一條惟爲人後者於兄弟見報文言雖

爲其父母亦報也又何論於兄弟服耶特著報文以明其例且以見他兄弟服之無不報省文互見亦喪服之例也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傳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小功殤服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上經爲其昆弟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在小功也

小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姊妹適人通服在大功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此項惟見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斬衰三年章

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句父句母句妻句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此所數者所後者之正親祖者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父者爲人後者之祖父也母者爲人後者之祖母也妻者爲人後者之母也不及昆弟與世叔父母不服及

旁親旁親可類推也外親數爲人後者之外祖父母而遂及其旁親之舅與內兄弟順而據之而不及其適人之從母亦不服及者也此屬文之法隨其文勢無義例也是故正親者其服之正者也旁親其兄弟服也兄弟服傳中數之不能終其物故於記中發其例曰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若子之服具在經中但於傳中畧言之亦省文例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瑤田按此於兄弟加一等者但有二例而無其目傳曰如何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氏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余於此傳此注不能不少躊躇焉間嘗泛覽經傳於兄弟降一等服頗多期功之親故鄭氏於上記注以族親括之然謂之兄弟實有疏遠之義必小功以下漸推漸遠乃可謂之疏若大功以上豈可盡以疏遠別之夫是以立其主名必小功以下始可爲兄弟也若夫寓疏於親則大功以上又實有不能與至親至尊相比儗者惟變所適於不可典要之中而隆殺互權皆有其至情至理存焉此天地之化所以不凝滯於物而有與世推移之妙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瑤田按此記室老從君之服與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

條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同觀乃見互足之義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瑤田按注云士卿士也故傳直以爲公卿大夫也稱君者傳以爲有地者也賈疏引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又按賈疏云諸侯無公典命大國立孤一人鄭注燕禮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賈疏又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

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陽貨子路等爲季氏家相據鄭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今傳連言室老士貴臣是既有家相又有邑宰傳又繼之曰君謂有地者也瑤田謂天子之公卿大夫有采地者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在春秋前爲桓公受封西都畿內有采地相繼爲周司徒又左傳杜注云周公忌父王卿士又云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又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諸侯公卿大夫有采地卽賈疏所謂魯三卿季氏有費孟氏有郕者也然則畿內采地卽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是也顧室老隸於諸侯之卿者左氏傳

有臧氏老論語有趙魏老卽國語叔向呼范宣子之訾祏曰吾子之家老竝指諸侯之卿家臣言而天子王畿卿士之臣未聞有室老之稱是則疑未能明者也然鄭注是經乃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是天子卿士鄭以爲有室老此可無容指摘折辨者矣是經言其貴臣室老士服斬衰卽帶屨亦得伸記則言其服君之兄弟室老降一等不及士者賈疏云邑宰遠臣不從服然室老對士言爲近臣對閽寺屬之近臣則又爲貴臣矣

不杖麻屨章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瑤田按此條之君鄭注據畿外諸侯言而不能通故爲之辭曰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此一說也又曰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此爲傳末有父卒一語而又變一說以通之瑤田以爲此說更難通者也曾著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駿正後說以從前說然終不能無隔閡也今又反復思之而得其間竊以爲此君字亦是公士大夫之君其人蓋君之規模而實爲卿大夫之實體故其臣之從服必須著例以明之從服之例由君之本服而出故傳歷數其君之服父母至尊長子傳重妻至

親父卒爲祖後者持重不敢降祖不敢降適猶夫人也君服斬者臣降一等從服期也君爲妻服期臣不降一等服大功而亦從服期者小君故也是故其君爲公士大夫之君其服著斬衰章其臣爲公士大夫之正親服著此不杖麻屨章其從君之旁親兄弟服見於記以其別於爲天子爲國君者故於經傳記中詳之以明其例也三條合看繩貫絲聯義始完備若以此章之君爲天子諸侯則義多齟齬矣且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從民間崛起者自若通服從大夫公之昆弟而起者自若大夫之服其臣從服亦自若諸臣之常耳卽欲著例則當著一大共臣從君服之例無緣爲始封君著例也至於今君受國於曾祖爲其父祖皆廢疾不立故以曾孫爲曾祖持重而承祧此乃爲曾祖後與經所謂爲人後者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不貳斬者一同也而乃出附贅縣疣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而已受曾祖國而爲君矣於斯之時又爲祖後而服斬則當其先父卒時必已曾爲父後而服斬與其受國時所服曾祖之斬爲三服斬矣豈其然乎謂君爲始封君義既皮傅謂君爲受國於曾祖尤悖經例余故繹全經而得其間以爲之說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不杖麻屨章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瑤田按此雖不得名之曰夫之兄弟服而亦降一等從服期者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瑤田按此報服非從服之降一等者也

大功殤服章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瑤田按此亦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大功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瑤田按此皆夫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服大功者也惟祖父母非夫之兄弟服也據傳妻不服夫之昆弟故夫之昆弟亦無嫂與弟婦之服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小功殤服章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長中殤大功妻從服降一等服小功也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嫦娥婦報

瑤田按緦麻章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長殤服緦則小功是爲其在室服也其夫服其在室期妻服小功降二等與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之例不應然則妻於此二婦人不從服也故其傳特揭其義以示人曰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與姊妹婦同爲生親之服姊妹婦者夫之昆弟之妻夫之昆弟已不從服其妻烏得復有服乎夫夫之昆弟無服又何論夫之姊妹其姑則益疏遠矣然而必著生親之服者夫其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婦人相與居室中而顧可恝然已乎於此見聖人精義之學也

緦麻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下殤小功妻從服降一等服緦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瑤田按說見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條詳之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其夫之以兄弟服服族親之尊者而尊者必報之也此云夫之諸祖父母報正上條之從服降一等其尊者亦必報之者也故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從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瑤田考鄭氏注爲訂正之如是今刻本上從祖父母從謁外下從祖父母從謁會檢下記賈氏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

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以諸祖父母爲族親則鄭注是從祖非外祖可知然則唐初賈作疏時從字尚未譌作外字也下從字則唐初已譌會字故賈因其譌而釋之不能是正然亦確是從字之譌賈氏實未見上從字譌外字吾輩又烏得逆料唐以前爲外字譌作會字乎又按賈氏所謂族親是指本族言觀下條庶子爲後爲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爲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泛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可見族親字不得侵入母黨也○瑤田通檢夫之兄弟服昆弟之子服期其妻亦服期昆弟之婦人子適人六者服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昆弟服期其妻則無服姑姊妹服期其妻乃服小功降二等服其長殤緦亦降二等此恭無服之服其說見前至於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則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妻從服大功叔父之長殤服大功妻從服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妻從服緦麻此皆於經見妻之從服者也其不見妻之從服者外祖父母服小功此非兄弟服以外孫服外祖父母小功而外祖父母服外孫緦麻不以小功報故知其非兄弟服也　而不見其妻之從服從母服小功此兄弟服以從母報姊妹之子小功故知其爲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竊以爲喪服經中於有服者無不見其不見者此經之所不制服者也妻於夫黨夫之姑姊妹娣姒婦以相與居室中而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

同室而生緦之親夫生親之服本無服也尊如夫之姑親如夫之姊妹尚猶無服情之有所止者也至於夫之母黨抑又疏遠矣於夫之外祖父母夫之從母夫僅爲之服小功經不爲其妻制緦麻之服者情有所止聖人不以過情責人其旨亦微矣哉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瑤田按鄭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觀此注益知旁親之以尊降者皆謂之兄弟而以族親注兄弟鄭氏之精義也

斬衰三年章

妾爲君

瑤田按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觀此知加尊者非兄弟不足加尊雖尊者亦可謂之兄弟與

不杖麻屨章

妾爲女君

瑤田按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然舅姑服適婦大功服庶婦小功女君於妾無服竝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亦精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瑤田按二妾爲子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然則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其母亦得遂也緦麻

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据注益謂其不爲後得如邦人也故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其例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瑤田按諸妾爲父母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爲此諸妾亦遂其降服大功也益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卽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儼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益適之嫌釁不可啟然既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爲其父母遂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固道之益行不悖者也

大功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

瑤田按此言妾爲君之黨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爲此三人皆大功也三人者之於此妾或當殊其貴賤以從大夫爲之服與否耶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瑤田按此皆妾在室之期服親也出降一等服大功所謂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故傳曰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小功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同非兄弟服之義

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爲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疏之細然則外祖父母之服小功也曷爲不得謂之兄弟服也世叔父母傳曰旁尊也不足以加尊故報之報之也者言不得不報之也得不謂之兄弟服乎祖父母服期傳曰至尊也夫至尊而乃可以兄弟服之乎故同一期也而所以服之者則大異矣會祖父母之至尊也服當小功之差小功大致彼此相報兄弟服也假令會祖會孫由其小功之差而服之至尊之謂何服之齊衰三月以視緦麻尊卑較然矣外祖父母外親也於服外親皆緦而爲母之父尊何如之加之而服小功外祖以緦之差而服小功斯不亦會祖以小功之差而服齊衰三月之意乎於服竝在所加故皆不報是服外祖雖小功而不得謂之兄弟服也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報例皆報其所施以答之斯之謂報故施之義据創人必有所施而後如其所施以答之斯之謂報故施之義据創意者而言報之義非無因而至者也喪服經傳記見報字十七事可得而說焉

杖期章

經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言曾爲母子貴終其恩此子猶施之期服此母亦報之以期也

不杖麻屨章

經曰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經又曰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二傳皆言昆弟之子
以期施而世父叔父亦以期報也
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父子各服正服無報例今此子
後大宗降其小宗若旁親然故以期服施於其父母其父母亦
以期報其子也
經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言姑姊妹適人姪
與昆弟皆降服大功今爲其無主哀憐之而施之以期服故姑
姊妹亦報之而還服期也
經曰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言夫之昆弟之子
以世母叔母之名加服而施之以期故二母亦報之以期也
經曰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
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
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此
言大夫之子爲五男子二婦人本皆從降大功今以尊同還施
之服期爲三婦人適人者本皆從降小功又以尊同施之大功
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而施之期其中唯女子子本服父母期
非報服期其餘人本當報以大功者今悉如其所施而報之以
期也子於父母本斬齊服不因施之期而有改易無以期報期
之疑故專言唯女子子不報也
瑤田按昆弟從父昆弟族昆弟此四昆弟皆兩相
爲服無此施彼報之殊故經傳於諸昆弟不見報例此條之

昆弟乃大夫之子因其尊同而施之期故此昆弟亦必報之
期禮時爲大又曰稱不可與要唯變所適如此

大功章

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言女子子適人
者爲此人施以大功服而此人亦報服大功也

瑤田按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
子宗子之母妻其一也此經其二也小功殤服章爲姪庶孫
丈夫婦人之長殤其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其四也
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
丈夫婦人竝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衆昆弟姪例
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

母之姊妹曰從母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而何然
則鄭注爲宗子章於女子子在室下又繼之曰及嫁歸宗者
可殆非也四經丈夫婦人一律命名其婦人皆言未適人者
不應此處又添出一歸宗婦人且歸宗者五服盡若未適人
時一切不降不當於此處又牽連及之若夫異姓婦人以路
人來與夫胖合者其從夫之服舅姑期年夫之祖父母大功
夫之兄弟服皆降一等其於夫之昆弟然且無服於夫之姑
姊妹娣姒婦又降二等如此其薄也無緣從夫服宗子獨厚
之況同姓婦人爲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故女服必與男同
吾嘗謂在室者斷無豫降旁親例盡所以厚之也異姓婦人
爲異姓主名治際會之事故於夫黨嚴治之至有不爲制服

者亦可默喻其所以薄之之故矣經於此特出丈夫婦人之例鄭氏又特申其義而注之曰婦人女子子在室可見經之鍼縷細密而注之思通乎微矣不杖麻屨章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專言繼禰之宗故曰爲父後者至於爲祖後以上之三小宗皆不在算況大宗乎適人者之服爲父後者期亦謂未歸宗時不降其服爲因有此歸宗之義故不降非指謂歸宗時之服也

又按丈夫婦人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殤而始成人者故目之曰此儼然丈夫也儼然婦人也此名之所由起者也凡同姓之親男女同呼則連文曰丈夫婦人見喪服經中者四事卽如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於殤而曰丈夫婦人可見丈夫婦人專据同姓別異於異姓之辭故雖殤亦散文通之曰此丈夫婦人之殤也是以斬衰傳中以婦人不杖與童子不杖連文疏以婦人爲童子婦人然則婦人者別於女子之辭而女子未始非婦人故又別異之曰童子婦人也今此經已見殤字可不疑其溷於成人之丈夫婦人不妨假借通稱直作男女之字而已矣屬文之法自有心裁當其可而已之未可以文義拘牽之也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直下丈夫婦人以領之因以明未成其爲丈夫婦人者則無服矣觀記中童子唯當室緦注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無服可見童

子於親者恩且不能至豈於宗子之疏遠恩反能至乎又按從母之長殤報殤者從母爲殤者服卽小功章所謂丈夫婦人也必已成人乃能服之從母之報此丈夫婦人之長殤亦必從母成人乃能服之據此則凡服殤者之人皆必成人始有服童子不當室無緦服以其恩不能至故情不能通不稱情而立文强令飾之不亦虛乎童子不緦可以爲喪服之通例也故曰杖者扶病也童子與婦人皆不杖不能病是以恩不至也

經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言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施以小功服從祖祖父母亦報以小功服從父昆弟之子爲從祖父母施以小功服從祖父母亦報以小功服也

經曰從母丈夫婦人報言爲從母之服男女皆施之小功故從母亦以小功報之也

經曰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言此婦人來至夫家服此二項人施以生親之服則此人亦以此服報之也

瑯琊王氏傳釋娣姒而因發同室生親之例似此例專以娣姒婦言又緦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亦發生親例於娣姒足以互明而經與夫之姑姊妹連言之不生分別者亦見此婦以路人來與姑姊妹同室情亦與娣姒婦等足可省文

緦麻章

附見也

經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夫從祖姑者從祖父之姊妹也我爲其從父昆弟之子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從祖姊妹者從祖昆弟之姊妹也我爲其從祖昆弟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

經曰從母之長殤報此卽小功章從母服之長殤降一等者也我施之彼必報之也

經曰甥傳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言甥施於舅以從服緦舅亦報以緦也

經曰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言壻於妻之父母施以從服緦妻之父母亦報以緦也

經曰姑之子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言姑之子施於舅之子以從服緦舅之子亦以緦報之也

經曰夫之諸祖父母報言爲夫之諸祖父母從夫服施之以緦此諸祖父母亦報之緦也

記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瑤田按記發兄弟服例不一條唯此條見報文者本生之親類皆不報之服今爲人後雖還而服其父母然且報之而況其父母以外乎必著報文見與旁親服等耳

鄭注夫之諸祖父母條轉寫譌字考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今本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按外字乃從字之譌因外祖父母服亦在小功章而譌之或曰

曾祖父母按或說因從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同聲而致譌也曾祖父母按此曾字亦從字之譌因承上文句法既同聲又相似而譌之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瑤田按余決外字爲從字之譌厥有四證非孤據臆見以難古人也其一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特著報文是爲夫之兄弟服而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亦著報文兩報字遙遙相應記所謂夫之兄弟服妻降一等也其二外祖父母雖同在小功章而外祖於外孫但服緦麻不以小功報之不報者不得謂之兄弟服余編考經傳折中鄭注別爲兄弟服說以明之於此益決外祖外字之爲後世轉寫之譌無疑矣其三下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賈疏云妻從夫服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決此二經所見謂之族親其非外親明矣其四賈氏數族親從夫之所爲兄弟服二條外仍有外親一條在小功章曰從母丈夫婦人報於例當有其妻從服而不見於經故爲表而出之可見外祖外孫之非兄弟服故賈氏不以經不見其妻從服及之於此益見賈氏於兄弟服例固豁然確斯斷疑消滯者久矣然則鄭注在唐初時從字竝未譌作外字其轉寫之譌始在宋元以後刊本乎後世譌誤賈不任受鄭更難誣矣

瑤田又按鄭注第二个曾祖字亦是從祖字之譌此在唐初時已爲轉寫者譌誤久矣賈氏卽据所譌字斡旋解釋不能破曾字之譌而易爲從字以是正之亦見賈氏之疎矣

姑姊妹女子子服述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皆齊衰親也而不杖麻屨章舉不見其服鄭君黙識之於是世父母叔父母條下注曰爲姑在室亦如之衆子條下注曰女子子昆弟條下注曰爲姊妹在室亦如之爲姑姊妹之夫之昆弟之子條下注曰男女皆是以爲省文比事例也余因之詳考焉諸不見齊衰正服者無不見其三殤服也大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曰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女子子與子同見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亦女子子與子同見小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下殤降二等者曰叔父之下殤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亦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子不見下殤者已見子長中殤可省文比例也女子子已見長中殤又必見下殤者豈以其齊衰正服舉不見故於三殤服必詳之與抑齊衰正服不見者其適人之服又無不見者也大功章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適人者爲夫之昆弟之子適人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之服又無不見者也大功章服無不見三殤服無不見且無一處用省文比事之例而獨不一見其齊衰正服何也我知之矣女子子年十九猶在長殤之限年二十則適人矣故其人雖皆齊衰之親有爲服齊衰正服之理而無服之年限與其虛制服名不若空之以存其理經不制服是其例也抑獨詳於殤服而又必大書特書名之曰齊衰之殤者若曰此其人成人固齊衰親也其長中殤降一等者降

有升降而其爲父也無升降之差今父以其無祭主哀憐之加服期矣於父也自若其不貳斬之期非因其加服期而後報之以期也經曰姑姊妹報容子不報省文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從大夫尊降服大功而之數人者當其未爲大夫命婦之先大夫之子從大夫尊降服大功而之數人之爲大夫之子仍當服期不降今數人已皆爲大夫命婦則又自居於尊降旁親之列而大夫之子亦以從父之故自居於尊同不降之列故大夫之子於此大夫命婦經載於不杖期條而其報之亦未有不以期者也至大夫之子於姑姊妹在室本從大夫降服彼此皆大功適人又當從服彼此皆小功今此姑姊妹皆爲命婦大夫服之已爲尊同不降加服大功則大夫之子亦當從服大功矣乃又

其齊衰一等適人降一等者亦降其齊衰一等也天地至文空中見出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裁縫滅盡鍼線跡者也

姑姊妹報惟子不報互見省文說

不杖麻屨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瑤田按姑姊妹適人者當出降彼此服大功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加服期則姑姊妹亦當報之服期矣若女子子在室雖父以尊降之服大功而其爲父三年者自若也至於適人父以尊降又以出降而服小功而適人者之於父也亦只以出降服期不再降服大功蓋在室斬衰三年適人不貳斬服期此女子子服例之定限厥後雖其父服之也

以此命婦無祭主哀憐之而加服期則姑姊妹亦報之以期耳若夫其子爲父服斬衰不疑於以期報期故傳釋唯子不報不及子也其女子子雖非無主本爲父服期今無主仍爲父服期疑於以期報期然實非報也故傳以唯子不報專指女子子言正與前章姑姊妹報互相發而傳者之意又嫌於世叔父母諸人或亦不報故又申之曰言其餘皆報也蓋諸雖多一綫不亂唯古於辭乃能如是

父之姑緦麻服述

檢喪服姑姊妹女子子女孫四等人竝見適人者之服其不見在室者在室與男子同也今父之姑服緦獨不見適人者三字以爲必在室者服也在室當小功之差而服緦不與男子同故必是在室之服而適人降一等已無服故亦不見適人者三字也於是爲按於考定原本中以明之自以爲確當之至矣今閱此按而疑焉因反復紬繹之父之姑服緦者實主適人者言非在室者服也父之姑者祖父之姊妹也孫得見祖父年已五六十矣祖父之姊妹少者年亦當過三四十未有不適人者故姪之子必無見父之姑在室而爲之服者無在室之服故不見殤服葢凡女子之殤服皆從正服降一等不見殤服則無正服可知且凡見殤服者皆不見正服固是女與男同亦是出長殤即適人在室但有正服之理耳今姪之子於父之姑竝未見其在室即正服之理亦無之故適人云者別異於其在室之云也未見在室無庸別異一言

其服便是適人何必又贅適人者三字乎此亦如不制高祖服者爲元孫必無見高祖祖父一輩男女同服之理竝在小功之差矣爾雅謂姪之子爲歸孫者言歸母家時乃見此孫也

祖者同義如此乃與姑姊妹女孫諸人上下降殺之差相貫亦與從

妻從夫服表徵記

妻之從夫而服夫黨之親也以路人而來與夫牉合其於一家之人聯之以義而合之以情重其所重而輕其所輕不敢苟焉出之者首其義於序男女之別也與其親也無寧疎之與其近也無寧遠之間嘗紬繹喪服經文然後歎聖人精義之學別嫌明微之指爲無以尚之者也夫者妻之天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斬衰三年服之至重者也舅夫所至尊姑亦夫所同尊者也於夫之所尊者從而服之齊衰期年雖欲不重烏得而不重夫

祖父母亦夫所尊焉者也然而殺於夫之父母也從之服大功由重而遞輕也雖遞輕焉然非旁親者比也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之服大功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此之謂也兄弟服云者於服例旁親服之名也旁親服無不報而此獨不報者服之限於例者也別有說詳之夫於昆弟期親之重服也經乃不見其妻之從服不見其服者經若曰此無服者也何以無服也傳大書特書以發其例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此明治之之義也觀於此而後知妻之所以爲夫黨服者經

益有微權焉其義至精其所以大爲之防以序男女之別者疎之遠之乃不失其親之近之義耳於是由夫之祖父母而旁殺之夫之從祖祖父母從夫之小功服而爲之服緦是亦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也上殺旁親之從服止於此過此以往不復能推而及之矣由夫之昆弟無服而下殺之夫之昆弟之子孫又遠矣然而爲之服期者彼母我而期服我我不足加尊而尊我我於是報之以期以尊臨之以卑畜之不親以昵之不近以褻之不亦別嫌明微愼之至矣乎於是由夫之昆弟而及於夫之姊妹其爲夫之期親與昆弟等而有大不同者不序男女之別而相與同居室中轉生相親相近之義有死於宮中者且爲之三月不舉祭而況於夫之姊妹乎若而人者妻來時畧皆適人矣而或有相與居室中者不循夫之所爲兄弟降一等例而降二等服之小功至於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如路人矣不復爲之服緦矣若夫夫之姑亦夫之期親也然苟得相與居室中亦絕無而僅有者也有之則服小功如已適人無自生親不服之矣經於夫之姑姊妹不制適人之緦服而又必制長殤之緦服思深哉可謂通乎微者矣夫夫之昆弟斷以無服而夫之昆弟之妻所謂娣姒婦者與夫之姑姊妹同一相與居室而生親也者亦服小功又推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容或有相與同居者制以緦服於是妻服夫黨之親經中無溢義而或如贅疣然者亦鮮矣亦無遺義而或如漏卮然者亦鮮矣愼之又愼仁之至義之盡也乃爲表以明之

正服

為夫斬衰三年

夫之正親從服

為舅姑齊衰期　為夫之祖父母大功

夫之旁親先施而妻報之服

為夫之昆弟之子報服期　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長中殤大

功下殤小功校此報服之降等故亦在報服限　為夫之叔父　長殤小功

服大功

夫之旁親妻先從夫施而不見報之服

為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夫降服大功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報

中下殤總

瑤田按以夫之諸祖父母總報總為比例則二父母當以大功報大功以其舅姑服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其祖舅姑服孫婦緦麻為比例則二父母無服矣此與族曾祖父母為昆弟之曾孫無報服同蓋限於正親不得不殺其旁親服有所限聖人制禮之權也

夫之旁親妻先從夫施而見報之服

為夫之諸祖父母從夫降服總

不從夫服

夫之昆弟　夫期服妻無服

不從夫降一等而同室生親妻自為之服

夫之姑姊妹　夫期服妻小功　適人者　夫大功妻無服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大功
妻緦服

夫無服而同室生親妻自爲之服

娣姒婦夫之昆弟妻也 夫無服妻小功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夫無服妻緦服

夫之母黨

夫之外祖父母 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夫之從母 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瑤田按凡服無論尊卑平施有彼此不兩見者卽據此以決彼如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是此之報服而未見彼之施服此經之省文例也若宜有實無又無可互比是經不制服非省文例亦經之例也若夫之母黨無從服見於經者據經夫黨服例例之姑姊妹夫之期親也不降一等服大功而服小功蓋非從夫服以從服無降二等者也傳發同室生親之例言其服不起於從夫從夫則無服矣故妻於此姑姊妹之適人者經不見緦服不相與居室又何服之有哉妻於夫黨如此則於夫之母黨經實不爲之制服也段氏若膺貽余書曰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然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固不可易段氏据禮記駁辨以矛陷盾聞之懽然然余終無解於喪服經之不爲制服也吾細玩喪服經之義例一字不肯輕下詳審精密豪無間然不見之服不容妄增顧禮記一經爲七十子後學者之所傳述燔阮之後挾書禁未除之前三代

書之遺亦散失不可勝原今於周官儀禮外存什一於千百者僅有禮記耳學者保殘守缺當如百二十國寶書不啻也況喪制之大義微言在禮記者最爲繁富欲從事於喪服舍此安歸即如喪服一篇獨不載公子之服雖記中見公子爲母妻服之不在五服中者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者也正所以甚言不爲公子制服也至公子於先君卒後而爲今君之庶昆弟非公子矣然後進其爲母妻之服於五服中而服大功而公子之服則固不可得而聞也如服問言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公子喪服畧見於此又如大傳言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宗道畧見於此若竝禮記一書無之此爰爰者亦不可得而聞之也然公子之服究不見於喪服經而服問之云又從大傳推廣旁側而知之且外兄弟三字鄭氏又與其所注喪服自相違異彼注云姑之子外兄弟也亦是望文生義展轉逆料別出一解以釋之此條始終疑不能明當存其說以俟考（按王廷相答劉遠夫論喪禮書云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及考士虞禮三祝辭皆其子主祭事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襍故也）抑余又嘗論之禮樂曠世不相沿襲即一朝制度亦容有因時酌改隨俗便宜難以畫一者試讀檀弓一篇類皆聖門弟子之所紀述然而游夏文學同科魯衛兄弟之政習禮不免殊情

從俗亦多異制吾因之有所感矣從周之孔子學兼夏殷論世之聖人知所損益聞貴於多疑所必闕是吾夫子之教也

丈夫婦人稱名緣起記

天名曰天地名曰地有不名之天與地而不可者而於是天下古今之人見在上者皆知其爲天見在下者皆知其爲地而無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者則緣起之義爲弗可改也人之於稱名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男子婦人者男女之恆稱也喪服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然則未爲大夫命婦未始不可稱男子婦人故曰男女之恆稱也丈夫婦人者男女出乎殤而始成人之稱遙而望之曖昧而視之曰此丈夫也此婦人也然由是而之焉自始成人以往亦遂可通稱之曰丈夫婦人矣而喪服經之稱名也則獨以爲同姓男女之稱所以別異於異姓使之不溷於同姓也於是同姓得專丈夫婦人之稱雖然丈夫婦人者成人之稱也以其同姓得專之是以對文則異而散文又通故於殤亦遂曰丈夫婦人之殤若曰此同姓之殤也云爾夫既爲同姓之所得專故自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之在室者遂別異之曰婦人子何以知其然也通檢喪服經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者凡三事其稱未成人者一曰夫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曰夫之女子子之下殤其一則稱成人者曰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據此則在室之女子子其成人者又別異之曰婦人子蓋自其異姓婦人稱之見於經者又如此於是此經男女稱名之例如吾上

所數者蓋不誣已其曰君子子者何也小功章一見耳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傳以爲貴人鄭氏注乃實其人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是也按君子之稱在論語以其誠中形外也而別異於色莊以其有爲有守也而別異於無能失節之人故於得見君子注者以爲才德出衆之名也禮記哀公問篇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使其親爲君子是成其親之名也由是言之謂大夫曰貴人是已成君子之名故貴人之子謂之君子子也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以想見君子之名矣夫稱名之法紛紛然如此其淆也然察其緣起平心而論之天下人之稱名有不同然一辭也哉

小功之縷縗字記

憲衰章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今本之縷竝縗作之總段氏若膺詒余書曰縷之縗爲總也葢自唐石經已然考定原本中宜更正之余因檢鄭注讀之注之言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据注以正縷字之縗可謂明辨晰也而唐石經一縗之後千有餘年人皆忽之讀書不字過故也嘗試論之總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也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即名大功之縷小功衰之縷即名小功之縷獨總衰不治總之縷即治小功之縷以織爲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

曰總衰之布卽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麤也疑之者曰小功之總卽小功之縷總卽言其縷之細故謂之小功之總余曰總乃衰名縷則織衰之經緯也總衰不治其經緯但治小功之經緯爲之卽欲假借通稱可云小功之縷爲小功之總若以總字代縷字則大功之縷亦可稱大功之總耶總之縷亦可稱總之總耶總衰是定名於五衰外又立一衰之名不能作活字用如總衰乃縷之極細者豈可因其細也而以之代縷字若以縷細可通稱曰某某之總亦可通稱曰某某之總耶總之總錫總字用爲衰名便成喪服中不可移易之字如檀弓中所謂總衰環絰言子柳妻爲舅服當齊衰而服總衰慨末俗之薄也總之非縷明矣後世因總衰輕細借以名輕細之布如南陽有鄧總鄭氏舉漢法以證總衰後世借名無所不可一入喪服中萬無借理矣柳余又有說焉當時五服之衰衰各有縷其縷之鉅細必皆各有定限日此斬衰之縷齊衰之縷也此大小功衰及總衰之縷也一衰別爲一縷人所共知而總衰之縷未之前聞或者不別爲其縷卽於五衰中取其當可者而用之故問曰總衰者何以以用也言用何衰之縷而成其布也答曰小功之縷言卽用小功衰之縷以成布葢總衰之異於五衰者在不別爲其縷而已矣

皇清經解卷五百三十三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異姓主名述

學海堂
歙程徵君瑤田著

異姓主名名者何母也妻也婦也母生我者也上之則祖母以上皆母也婦事我者也下之則孫婦以下皆婦也妻齊我者也母之服同於父尊之故不可異也（父在期屈也非異也齊衰不貳斬也婦之服視子降二等卑之故遠之遠之者不近之也序男女之別基諸此矣妻之服杖期齊我而體我至親以期斷故以重服服之昆弟之妻之無服也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姪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是故兄之妻名之曰姪姪者尊嚴

之稱尊之疑於母而不謂之母以尊之者遠之有不敢近之義焉故以疑於母者示其別而不爲之制服也弟之妻名之曰弟婦婦者子婦之稱弟之妻而可婦之乎卑之疑於婦而因等之婦以卑之者遠之有不得近之義焉故以疑於婦者示其別而不爲之制服也由是而世叔父之妻名之曰世叔母夫父道而妻母道之謂也其服同於世叔父尊而遠之斯不亦不敢近之義乎昆弟之子之妻服當報以大功然由適婦庶婦庶孫之婦皆降二等而旁殺之遂不爲之制服也名之曰婦夫子道而妻婦道之謂也斯不亦卑之遠之使不得近之義乎故曰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言異姓之女來與男相際會於族屬之中必主於其名之尊卑遠近以治之於是顧名思義昭著於稱謂間而犁然其有別也嗚呼至矣

答段若膺大令論爲人後者服其本生親降一等書

喪服記曰爲人後者於其兄弟降一等爲欲厚其本生之親令毋以疏遠之故而薄之也故不杖麻屨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本三年而降一等服期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本期而降一等服大功也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本大功而降一等服小功也經於父母外特見昆弟姊妹適人二事一男子一女出室舉兩例以明記中於兄弟降一等云者皆倣此也故由是推之爲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期而降當大功爲其會祖父母本齊衰三月而降當緦麻爲其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本小功而降當緦麻爲其從父昆弟本大功而降

當小功蓋聖人制禮義至精而用情至深遠也且夫爲人後者於其本生之親曷爲遂至於疏遠也嘗讀喪服爲人後者條其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條其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然則爲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已者也族人以支子後大宗義起於族人爲收族故其支子於大宗不必五服之親雖疏遠無不可也故曰同宗則可爲之後謂同繼別之大宗防其以不同宗者爲後所以杜異姓亂宗之萌也若立後先取親屬何必大爲之防哉是制禮之初指容取之於疏遠也夫爲人後而分至於疏遠則本生之親等於路人可乎哉殺之降一等而進疏遠而近之則加隆之義焉耳若夫非大宗而立後者大夫世其家其不可絕也與大宗同義至於家家立後人人議嗣此後世法非制禮之意故喪服小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斯禮也乃凡無後者不皆立後之明證也明乎從祖祔食之義則爲人後者後大宗之義益明矣後大宗者義主於收族不主於序親若主於序親曷爲不可以適子後之而必曰族人以其支子後之也蓋人未有不樂自父其父而樂於子人之子者故曰爲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已者也誠以大宗必不可絕而又不可以必欲後大宗之故而奪人之私宗以後之也傳曰昆弟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而知私之時義大矣後世以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爲子觀於喪服顧忌爲大公無私不窮經之過也吾嘗曰古人立後以收族今

人立後以止爭吾有嘉定王有香丁本何也無異宮同財之法生父喪議畧具其說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之義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也久矣其人死而無後則其財無所歸而爭端起矣故必擇其親者而立爲後無親者乃取其稍疏遠者而立之由親及疏不容或紊不如是不可以止爭而要非喪服經傳立後制服之初指也故俗論之最不可通者乃曰長子無子次子不得有子而適子不得後大宗之禮從此廢矣豈其然乎來教譬如爲後於從祖父母云云此等立後近世比比而然以若子之傳記與降一等之記兩兩較之則本生父母降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昆弟降大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姊妹適人者降小功若子服緦麻是若子之服比之降服有又下一等或二等者考之經傳其禮未之前聞學者毋輕議禮何敢憑胸臆說之然使前世聖人在今日權以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之義必有所以處之豈以斯禮士於爲人後者或如曾祖爲曾孫緦麻而爲昆弟之曾孫當報以緦而毅然不爲制服者夯殺之義重而緦麻報服較從輕與如此則本生之親惟曾祖即爲後者之曾祖而祖父母之大功父母之期不容再降自餘悉當若子不得不於降一等中又降等適當其事者援經比例禮固可以義起與然欲持之以釋喪服經傳則不敢知也

後世序親議嗣若子降等兩服錯互表

喪服爲人後者專後大宗取之族人支子不主序親故若子之服與降等之服分爲二事不相襍則後世宗法不行同財

之義廢無後者財無所歸必立後乃可止爭如不序親爭端
禰緦故有爲從祖父母後者有爲族父
母後者於是若子降等兩服恒聚一人低昂錯互表以明之

爲世叔父母後此取後於世父叔父之支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祖父母	祖父母 期
父母	父母 期
昆弟	昆弟之子 降大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降小功
昆弟之孫	昆弟之曾孫 降緦
昆弟之曾孫	昆弟之玄孫 無服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降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孫 降緦
從父昆弟之孫	從父昆弟之曾孫 無服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祖父母	族祖父母 降無服
父母	族父母 降無服
昆弟	族昆弟 降無服
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昆弟之孫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從父昆弟	族從父昆弟 降無服
從父昆弟之子	族從父昆弟之子 降無服
從父昆弟之孫	族從父昆弟之孫 降無服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從祖祖父母 降緦
祖父母	從祖父母 降緦
父母	從祖昆弟 降緦
昆弟	從祖昆弟之子 降無服
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孫 降緦
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曾孫 降緦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之玄孫 降緦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子 降緦
從父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孫 降緦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祖父母	族祖父母 降無服
父母	族父母 降無服
昆弟	族昆弟 降無服
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昆弟之孫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從父昆弟	族從父昆弟 降無服
從父昆弟之子	族從父昆弟之子 降無服
從父昆弟之孫	族從父昆弟之孫 降無服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從祖祖父母 降緦
祖父母	從祖父母 降緦
父母	從祖昆弟 降緦
昆弟	從祖昆弟之子 降無服
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孫 降緦
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曾孫 降緦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之玄孫 降緦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子 降緦
從父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孫 降緦

餘皆世叔父母期此亦謂父之子容本支不一人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曾孫 小功
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玄孫 小功
父母	從父昆弟之玄孫之子 小功
昆弟	從父昆弟之玄孫之孫 小功
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曾孫之子 小功
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子 小功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孫 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曾孫 小功
從父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玄孫之玄孫 小功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族祖父母 降無服	
族父母 降無服	
族昆弟 降無服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族曾祖父	
族祖父	
族父	
族昆弟	
族昆弟之子	
族曾祖父母 總	母 降總一節
族祖父母 總	祖父母 期
族父母 總	父母 三年
族昆弟 總	餘皆
族昆弟之子 總	餘皆
族曾祖父	從祖祖父
族祖父	從祖父
族父	從父
族昆弟	從己
族昆弟之子	從己之子
族曾祖父母 降總一節	母 小功 此所後父之世父昆弟叔父其孫子可爲人後者
族祖父母 降總一節	母 小功 所後父之世父昆弟叔父其孫子可爲人後者
族父母 降總一節	母 小功 所後父之世父昆弟叔父其孫子可爲人後者
族昆弟 降總一節	從祖昆弟 小功
族昆弟之子 降總一節	從祖昆弟之子 總
族曾祖父母 降總一節	母 小功 此所後父之世父昆弟叔父其孫子可爲人後者
族祖父母 降總一節	母 小功 所後父之世父昆弟叔父其孫子可爲人後者
族父母 降總一節	母 小功 所後父之世父昆弟叔父其孫子可爲人後者
族昆弟 降總一節	從祖昆弟 小功
族昆弟之子 降總一節	從祖昆弟之子 總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	曾祖父母
祖父	祖父母
父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	曾祖父母
祖父	祖父母
父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父母
昆弟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本生	若子
	母 總

爲族父母後 此世父叔父皆獨子故取後於族父之支子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族曾祖父母 總
祖父母 降大功	族祖父母 總
父母 降期	族父母 總
昆弟 降大功	族昆弟 總
昆弟之子 降大功	族昆弟之子 降總
昆弟之孫 降大功	族昆弟之孫 降總
從祖祖父	族祖祖父 總
從祖父	族祖父 總
從父昆弟	族父昆弟 總
從父昆弟之子 降小功	族昆弟之子 總
從祖昆弟	族昆弟 總
從祖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無服
從祖昆弟之孫	族昆弟之孫 無服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	曾祖父母 降總乃
族祖父母	祖父母 降總乃
族父母	父母 降總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族祖祖父	祖祖父 降總乃
族祖父	祖父 降總乃
族父	父 降期乃
族昆弟	昆弟 降大功乃
族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降小功乃
族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降大功乃

瑤田按通檢三表若子之服同於降服者無論已其有上於降服一等或上二等至上四等者自服若子之服以若子之服乃所後之服義至重也而本生之親嫌於無服之爲薄故但降等加隆以示厚義較輕矣今其人在若子親服中隆所當隆復何疑焉至若子之服有下於降服一等或下二等三等者此後世序親議嗣勢所不得不然者竊以爲聖人始制本生降等服也雖視無服而加隆實則不得已而從殺以奪

母小功○此所後父之世父叔父其子可爲人後者

小功○此所後父之世父從父昆弟其子可爲人後者

小功之子緦

其情也而其制若子之服也又所以伸爲人後之義期義也天經地義萬萬不可破者也此不可破則彼已成必破之勢而不得不於奪情中更奪其情是故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祖父母大功此言乎親屬既竭無有不爲之服者也而何論其在若子服中乎自餘在若子服中卽有不得不破其降服者一重一輕義已前定豈容遷就瑤田竊以爲喪者稱情立文固所自盡者也父在爲母期古人謂之三年之喪心喪三年子之志也爲妻杖期亦謂之三年喪者三年然後娶服除矣而心喪終三年也若子之義不可破而降等之心喪誰得而禁之哉莫之禁而自弗爲焉可乎故亡於禮者之禮禮窮則變其然乎其不然乎

論喪服爲人後者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喪服記特著爲人後者服例曰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兩例判然不相迴護者也必制於兄弟服降一等報者爲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本主疏遠者言既來爲大宗後則於本生親已出五服之外截然無服視如路人烏乎可耶著降等服之例是於無服轉出一義亦仁至義盡之道也聖人豈不計及於爲人後者容或有五服之親而毅然著例不迴護者一有迴護則於轉出一義外又復多生枝節與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之義不相應破若子之例亦因以破降等之例矣聖人制禮就事之前定者言之也至於爲後者偶遇服親乃事之不可前定者且後人世殊事異本與喪服經記義例不合烏可以難聖人創意之初指耶余因後世叙親議嗣觸處窒礙爲之理緒比類立三表以與言禮者參之禮窮則變而權出焉然權生於經降等之例出於若子之例進退屈伸之間以若子之例爲之的毋倒置焉可也

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所謂九者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也又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言高祖昆弟分爲兩家各爲其元孫之高祖是爲祖遷於上兩家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子是爲宗易於下亦上至高祖下至元孫而爲九也據此則元孫當有高祖之服高祖當有元孫之服也而喪服經文上

殺之服止於曾祖齊衰三月章曰曾祖父母是也不制高祖之服下殺之服止於曾孫緦麻章曰曾孫是也不制元孫之服應制服而不制以喪服年月之限限之也喪服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皆稱其情之悲哀而立其文以飾之也今制齊衰三月之服以服曾祖則曾祖居服窮之限矣曾祖居服限之窮高祖遂出服限之外此經所以不制高祖服也夫曾祖何以必居服限之窮也曾祖之服由祖期年而殺之也期年之下大功九月也爲其不稱大功衰之情而又殺之則小功五月也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然卽準之爲齊衰五月亦猶未得爲稱情立文也是何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三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當未壯盛之年血氣未定筋骨未堅不任爲人父而有室也此周公緣人情以制禮之節度所以絕人凶短折之極而斬人致壽考之福也由此禮而敷之以制曾祖之服是故三十有室喻年生子則三十一歲見子六十二歲見孫九十三歲見曾孫曾孫出悼人殤之年曾祖已百歲矣爾時曾孫尚猶不能備禮於曾祖七年曰悼罪不加刑謂其未有識慮童子惟當室緦注云雖恩不至不可無服恩不至者亦謂其識慮淺少也然則聖人之於人斷不以識慮之周知恩情之曲盡以責夫未成人之人也洎夫曾孫由幼而弱而至於成人差可備禮於曾祖則曾祖年已過百有十歲矣皤皤遠祖眇眇末孫歡聚一堂世所見者蓋寡然千百人中度必有一二人得見者得見之則不可不制服準服限之窮而制齊衰三月之服令幼

弱之曾孫服其曾祖斯不亦稱情立文之至矣乎斯禮也含周公其孰能與於斯哉此所以不制齊衰五月而殺之而又殺之以制爲斯服也若夫元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而謂得見之乎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今即以曾祖爲曾孫緦麻言之曾孫成人乃爲服緦曾祖已在百有十歲外矣老者之執親喪也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則曾祖之爲曾孫服緦亦存其名已耳百年曰期頤注謂其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頤養之恐未能盡而奚暇以曾孫之緦服繩之乎至於萬不可見之元孫而必爲之制高祖之服不亦僞乎況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是例也吾於喪服經文中得一確證焉姑姊妹適人者大功其在室期男女同也父之姑在緦麻章不見適人者三字或曰此必在室服也夫在室男女同豈於父之姑而有異乎此人無在室服但有適人服故不必著適人者字也夫父之姑何以遂無在室服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有室兄妹年相差或十年以長其又長至二十年止矣比其嫁也得見昆弟之子十歲者有之安所更得見昆弟之孫哉故父之姑得見昆弟之孫者必在適人之後言告歸寧之日是故姑姊妹女子子女孫竝見殤服從在室正服降一等也父之姑不見殤服亦可決其無在室服也喪服不見適人者字要見在室無服明此經不見其人不爲制服之例也又嘗論之後世二十內恆娶婦踰年生子奕世綿聯八十外當見元孫如此則元孫得見高祖者比比然後世聖人目所恆見耳所常聞緣

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會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於斯時也以年數校之亦未始非稱情立文以飾其悲哀也此吾夫子所謂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雖百世可知也者夫子之言不已驗之於今日乎嗚呼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殊時異世豈必雷同夫子繫易不云乎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惟禮亦然夫子去周公五百有餘歲而論爲邦則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曷嘗貴沿襲哉故今之禮必有非古人所能限者然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豈非周公制喪服上殺下殺旁殺之權衡哉而至於高祖元孫則有萬不能制服之勢周公非自亂其例也曰時曰稱曰宜禮之善物窮則變變則通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其道一而已矣子夏爲曾祖父母立傳之言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之者要見得稱情立文上殺之服限窮於此自吾反復言之其旨昭然若揭矣鄭君之注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顧寧人曰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此論直欲抹煞高祖之名尤爲臆見不可從況曾孫之稱見於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毛傳鄭箋竝指成王言稱之曰曾孫然曰田之曰稼曰穡曰來止曰不怒皆謂勤民觀農不必主祭祀時言益嗣子主祭者之通稱也維天之命序謂太平告文王曾孫篤之傳謂成王能厚行之也公居攝五年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謂成王能厚行之也

成王文王之孫可見曾孫是統子孫言之不專指孫之子也箋
紲於曾孫之名不可上通子孫於是易傳之義曰曾猶重也自
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此謂曾孫
可下通之是也然傳指成王以曾孫上通之亦非不是也据小
雅諸詩實以曾孫爲主器長子之名確不可易且曾孫之稱見
於告先祖者爲主祭者之通名不閒祭先祖亦可通稱之曰曾
祖左傳衛太子禱辭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
文祖襄公孫稱曾孫祖不稱曾祖無徵不信曾祖之名斷難通
乎上世矣吾友戴東原信顧氏之說乃曰曾祖父母上關四世
已上苟相見則服齊衰三月此論又出於以五爲九之外全無
服限抑又難言細繹經文旁穿交通實係不爲高祖元孫制服

不然高祖何如人也元孫何如人也一爲祖遷於上之所開先
一爲宗易於下之所歸宿始之終之在此二人如應制服是典
禮之榮舉大者正宜表而出之以示人而乃以曾祖統高祖以
曾孫統元孫湮沒其文使後之人疑不能明服制鉅典諸儒說
經鑿鑿遷就依違如此此吾之所不能解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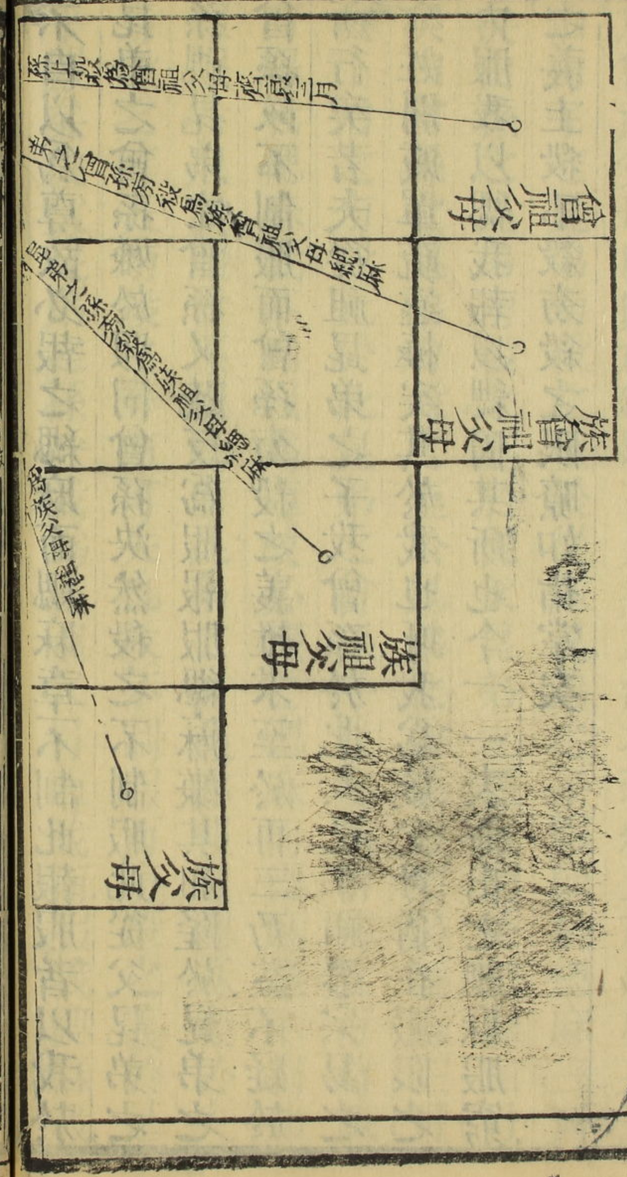
喪服窮於緦麻上殺下殺旁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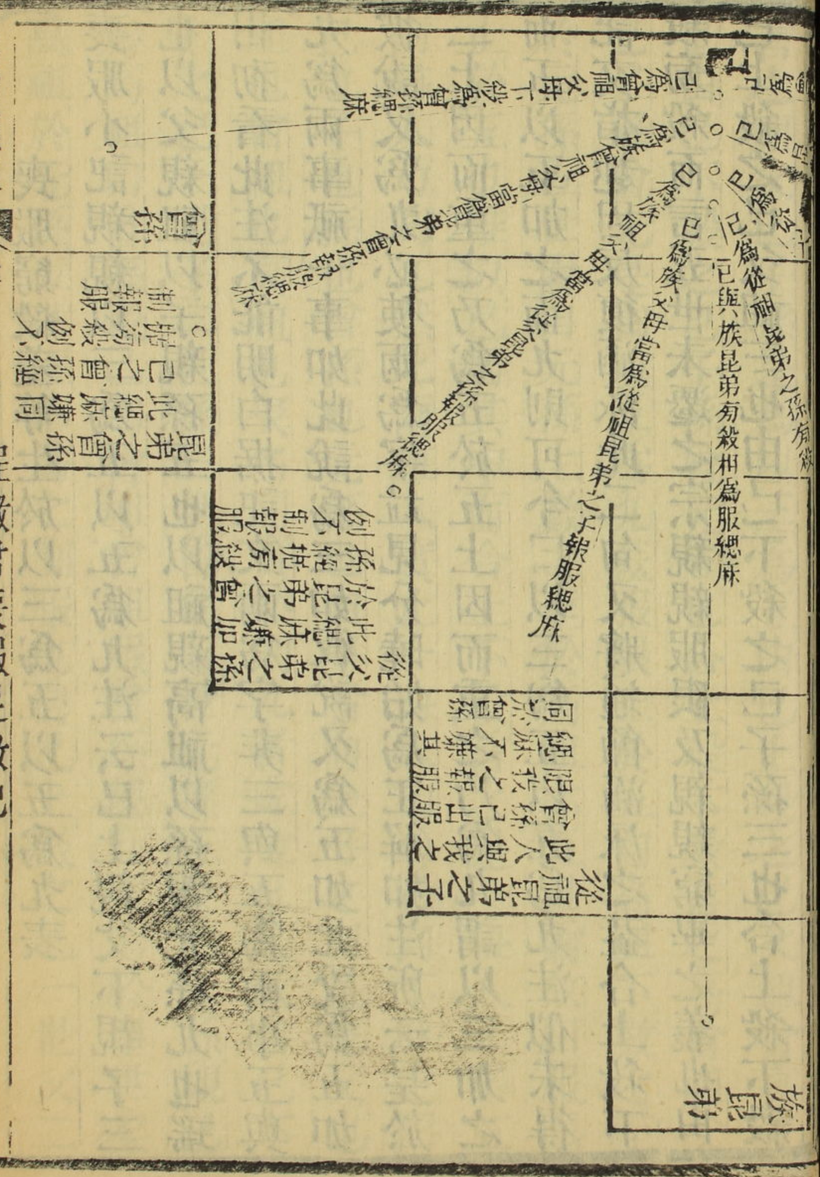
喪服窮於緦麻上殺下殺旁殺

喪服年月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至於三
月而服之限窮矣其等差則由隆而漸殺焉上治祖禰由己而
上殺之至於曾祖服窮於齊衰三月矣下治子孫由己而下殺
之至於曾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旁治昆弟由己之昆弟旁殺
之至於族昆弟服窮於緦麻三月矣於是上治由父之昆弟旁

殺之至於族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祖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曾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曾祖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上治之旁殺止於此於是下治由子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祖昆弟之子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父昆弟之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曾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昆弟之曾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下治之旁殺止於此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緦麻我不自以爲尊故必報之緦麻而緦麻章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服曾孫緦麻而昆弟之曾孫亦報服緦麻嫌於失旁殺之等夫旁殺之等何可失也故不制服而旁殺之義於是乎嚴矣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緦麻我不自以爲尊故必報之緦麻而緦麻章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於昆弟之曾孫嫌於服同曾孫決然殺之不制服此從父昆弟之孫視昆弟之曾孫又疏反爲服報服緦麻嫌其加隆於昆弟之曾孫故不制服而曾孫旁殺之義推求至於再三乃益不疑於所行矣若夫從祖昆弟之子我曾孫於此人已在祖遷宗易之列姓別戚單疏遠極矣其於我也呼我爲族父母猶在服限之內服我以緦我報以緦固其所也今一一表而出之緦麻服窮之義上殺下殺旁殺之限瞭如指掌矣

據喪服經文制服七世之表





喪服窮殺差等生於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表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瑤田初看此注不能明白据記文兩爲字非三與五爲兩事五與九爲兩事祇一事如此說爲三如彼說又爲五如此說又爲九必使兩爲字竝見分曉始爲正解如注所云是於三上因而重之乃爲五於五上因而重之乃爲九謂以三加之而五以五加之而九則可今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似未得記文指趣因反復涵泳此二句又將通節涵泳之蓋合上殺下殺殺殺而言五世未遷之宗親親服限及親親窮畢之義也由已上殺之已父祖三也由已下殺之已子孫三也合上殺下殺言之祖父已子孫是爲以三爲五由已上殺之已父祖曾高五也由已下殺之已子孫曾元五也合上殺下殺言之高曾祖父已子孫曾元是爲以五爲九蓋服限止於五自高祖下數之至於元孫五世爾自元孫上數之至於高祖亦五世爾故曰服限止於五也惟以已居其中而合上下殺言之是一班人止於五兩班人乃爲九然此兩班人實止一班人自尊者向下呼之曰已也子也孫也曾孫也元孫也自卑者向上呼之曰已也父也祖也曾祖也高祖也異名同實然則九者虛位也是故自已下數之已一世子二世孫三世曾孫四世元孫五世自元孫視已爲高祖自曾孫視已爲曾祖曾祖服曾孫緦麻服窮於四世矣高祖於元孫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自已上數之已一世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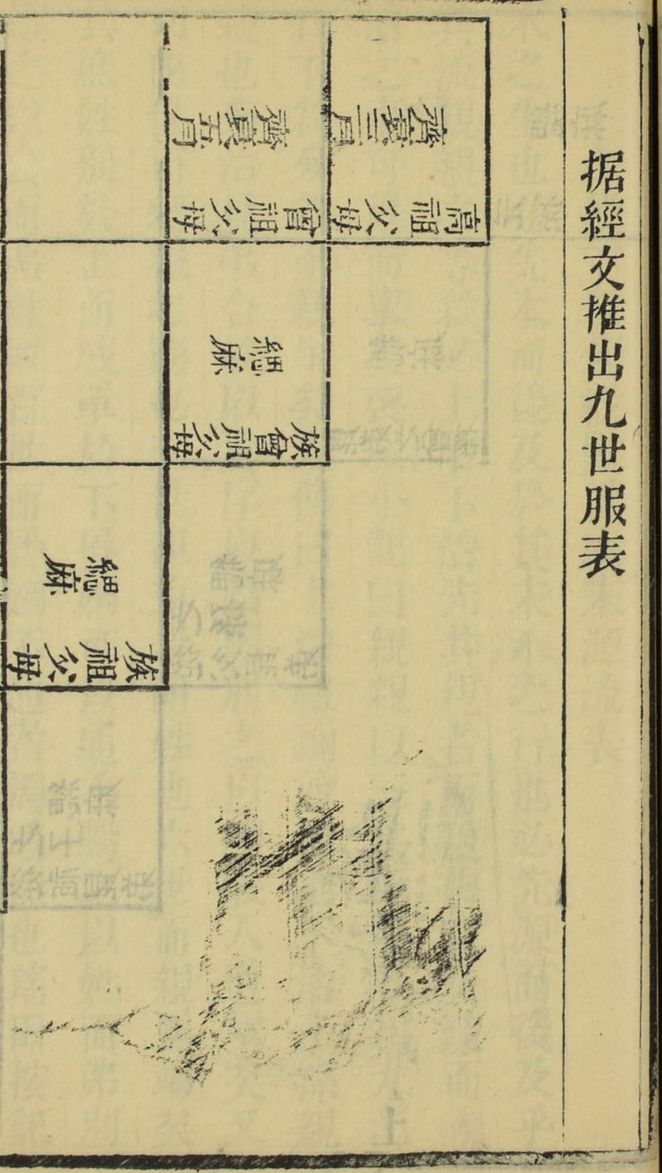
世祖三世曾祖四世高祖五世自高祖視己爲元孫自曾祖視
己爲曾孫曾孫服曾祖齊衰三月雖齊衰也而同於緦麻之月
數亦服窮之月數蓋亦服窮於四世矣元孫於高祖五世經不
爲之制服也高祖元孫關在五世中言乎庶姓未別於上而戚
未單於下五世之宗未遷親屬未竭之故也若夫六世則兩家
元孫各自別其高祖同於繼別之大宗而不同於五世而遷之
小宗故曰六世而親屬竭矣吾故曰九者虛位以五爲九非於
五之外又加之而至於九也由上下殺而橫推之曰旁殺皆不
出乎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大限故其服由族曾祖而族祖下
至於族父族昆弟竝殺之而爲緦麻而下殺之旁殺卽爲上殺
四族親服窮之報服緦麻蓋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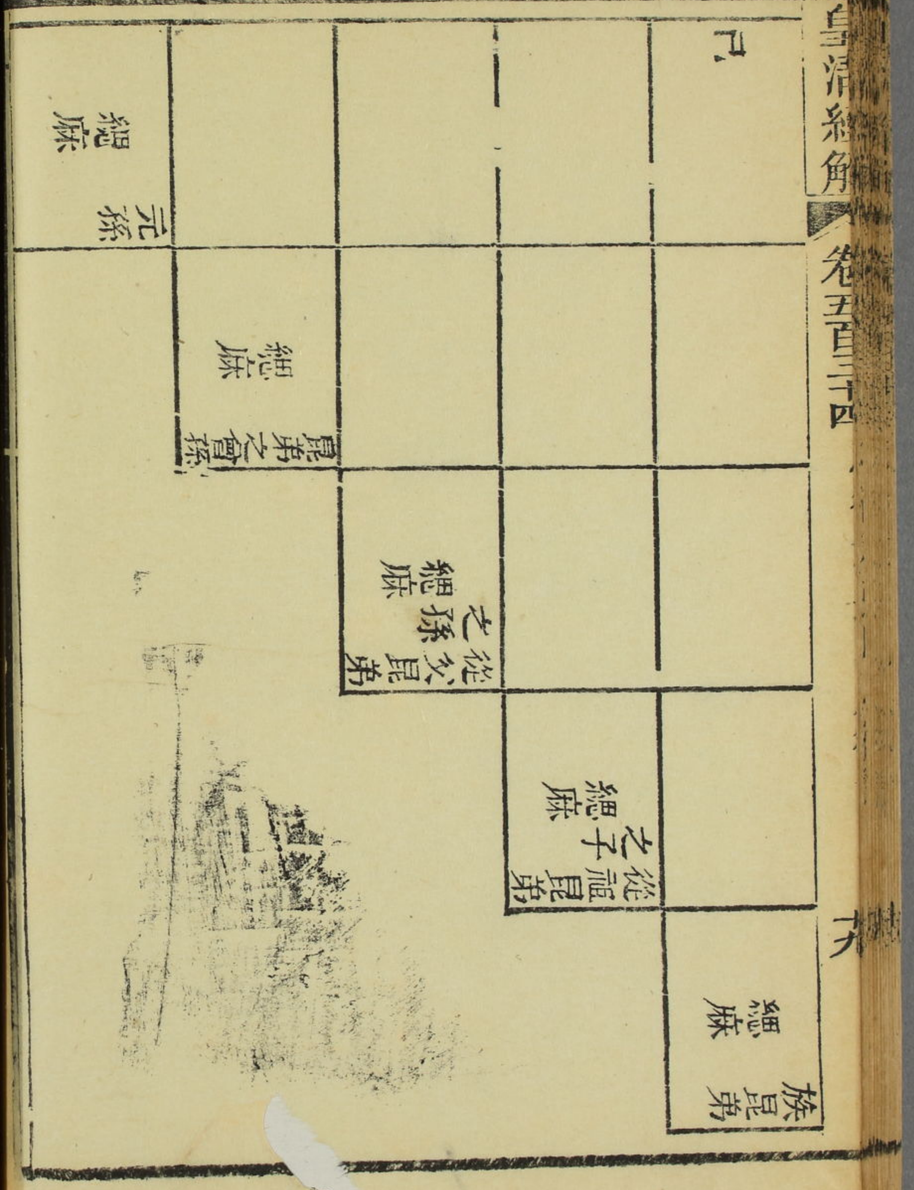
此言旁殺之服窮同於上下殺一以貫之者也非謂數至旁殺
之緦麻然後乃爲服之窮也請循其本必曾祖曾孫斯爲四世
服窮而旁殺之服則順而據之耳鄭君注之乃曰四世共高祖
五世高祖昆弟主旁治言蓋因下記姓別戚單云云是說旁治
故注据之爲言然說旁治實關上下治數世之法必從上下治
推而及於旁治也試爲明辨言之俾疑不能明者揭其蔽焉由
己上治而數之至曾祖爲四世自曾祖旁殺爲曾祖昆弟己之
族曾祖也同於曾祖之四世其子己之族祖也同於祖之三世
其孫己之族父也同於父之二世其曾孫己之族昆弟也同於
己之一世已於此四族屬竝服緦麻竝在服窮之限其數世也
俟已父祖曾之輩行豈得呼其人爲四世哉而大傳曰四世而

緦者以此人皆自曾祖服窮之限而旁殺之故溯源探本而謂之曰四世而緦其四世字斷屬之於曾祖也由已下治而數之至曾孫爲四世自曾孫旁殺呼已爲族曾祖者昆弟之曾孫也同於曾孫之四世呼已爲族祖者從父昆弟之孫也同於孫之三世呼已爲族父者從祖昆弟之子也同於子之二世呼已爲族昆弟者互相呼爲族昆弟也同於已之一世已爲此四種人之族屬報此四人以服窮之緦麻其數世也依已子孫曾之輩行亦豈得呼其人爲四世哉而可謂之四世而緦者以此人皆自曾孫服窮之限而旁殺之故亦溯源探本而謂之曰四世而緦其四世字亦斷屬之於曾孫也昔人於四世字鶻突讀去不爲之一一確指其人分別其與已世數不同之分又不抉出大傳所以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旨如注所謂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其說未嘗不是說之亦可了然於口而後之讀者先入爲主亦祇鶻突閱去不復作聲而究之不能了然於其心也或曰以五爲九而表喪服經文止於七者何也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制喪服之權衡也而高祖元孫經不制服者制喪服之節度也權衡不可易而節度不可踰也知權衡之不可易而後五世則遷之宗法明知節度之不可踰而後高祖元孫不制服之義精鄭注齊衰三月章曰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瑤田以爲由期而殺之而九月而五月止矣不得有三月之窮則曾祖大功不可也殺一等乃小功也由服盡於

五而言之而窮於三月加一等爲五月曾祖服小功亦固其所反復論之曾祖皆小功之差而高祖在緦麻之限矣夫曾祖既小功之差而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準小功五月而爲齊衰五月亦猶準緦麻三月而爲齊衰三月於是曾祖五月高祖三月而皆重其衰麻焉權衡之而輕重均節度之而等差稱不亦善乎而經之制服不如是也此不可想見聖人神而明之從乎其時也哉思之思之而後乃今恍然於權衡之不爽而節度之止於至善也有齊衰五月之分而空之以待其人而行焉嗚呼後世聖人與前世聖人所爲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據喪服經文服限之七增高祖元孫以應虛位之九立表以明之又合前表參互考之可以知其通一無二之故矣

據經文推出九世服表





上殺下殺旁殺數世本末源流表

禾之生也必先本而後及於其末水之行也必先源而後及乎其流親親之等殺必上治下治先其親者而後由親及疎而旁治之事可得而舉矣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瑤田按記傳三條數世之法當從已起上治祖禰已一世而上殺之父也祖也而至於曾高曾祖四世高祖五世高祖之父六世也下治

子孫已一世而下殺之子也孫也而至於曾元曾孫四世元孫五世元孫之子六世也此數世之緣起猶木之有本而水之有源也旁治之世數由此而生而鄭君之注則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專主旁治以數世因下經詳言姓別戚單百世昏姻不通暢發旁治以全上下治之義故鄭君据以爲言其實古人文章純是空運如易之爲書不可典要惟變所適且以見上殺下殺旁殺固一以貫之通一無二者也今欲明白數世之義必須挨滌其本源分別其上治下治之世數而後据上下治之世數以推求旁治昆弟之世數夫然後綱舉目張喪服一經之義例觸處洞然矣

上治祖禰由隆而殺之曰上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己	父	祖	曾祖	高祖	高祖之父

瑤田按斬衰章父三年不杖麻屨章祖父母期年齊衰無受然服限窮於三月與緦同其月數其義與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同五世高祖經不制服据經上殺葢如此

下治子孫由隆而殺之曰下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己	子	孫	曾孫	元孫	元孫之子

瑤田按斬衰章父爲長子三年不杖麻屨章爲衆子期年適孫期年大功章庶孫九月緦麻章曾孫三月自己下數之至

曾孫四世服緦麻三月爲服限之窮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瑤田必於此据之爲言者以爲旁殺服窮之根也五世元孫經不制服据經下殺蓋如此

旁治昆弟由隆而殺之曰旁殺

有己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昆弟 己之昆弟一世之所旁殺	從父昆弟 父之昆弟之子二世之所旁殺	從祖昆弟 祖之昆弟之孫三世之所旁殺	族昆弟 曾祖昆弟會孫四世之所旁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曾孫爲己之族昆弟是從曾祖旁殺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世緦服之窮也

有父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世叔父母 父之昆弟爲二世之所旁殺	從祖父母 父之從父昆弟乃祖之昆弟之子爲三世之所旁殺	族父母 父之從祖昆弟乃曾祖昆弟之孫爲四世之所旁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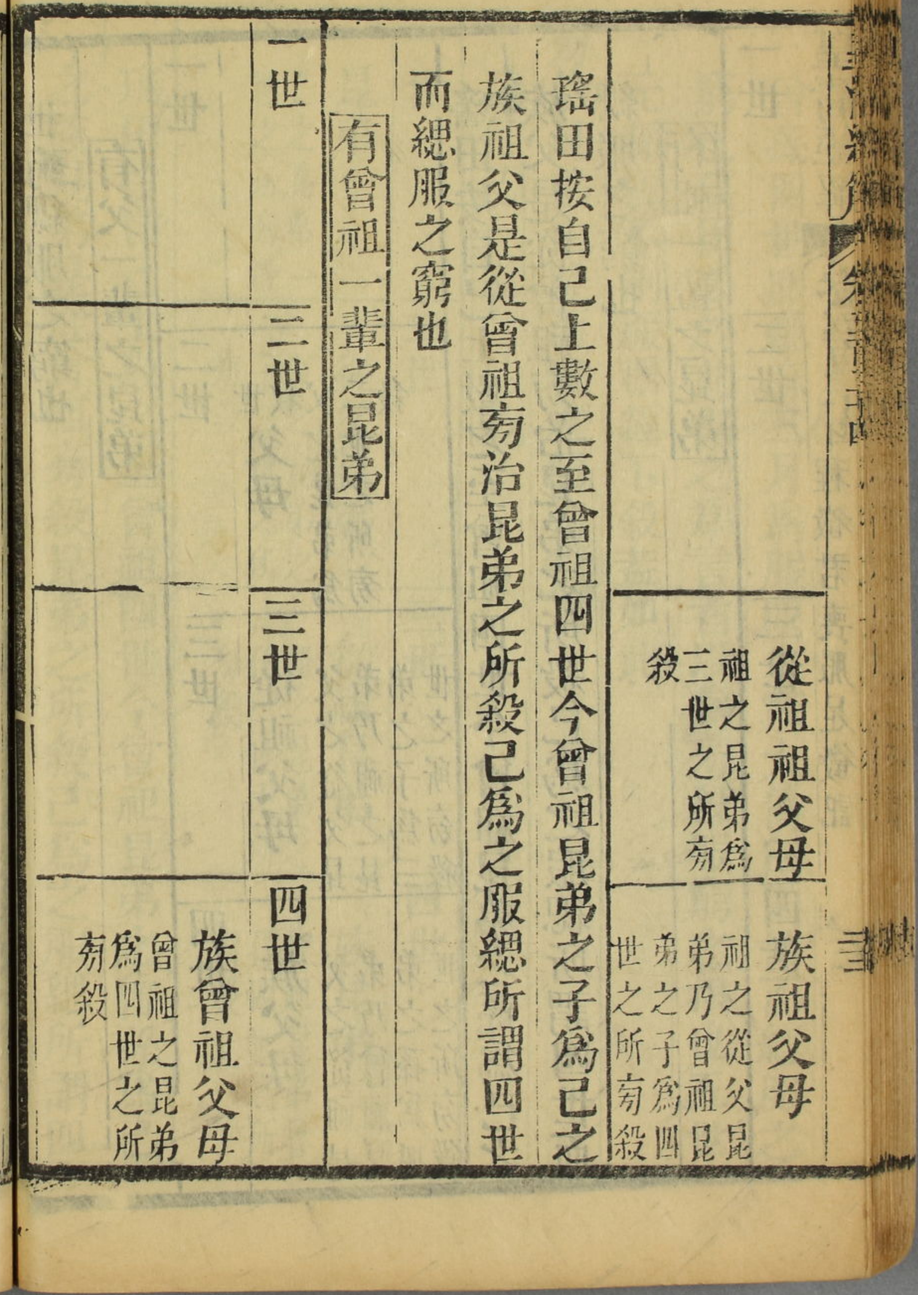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孫爲己之族父是從曾祖旁治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世緦服之窮也

有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子爲己之族
曾祖父是從曾祖旁治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世
而緦服之窮也

瑤田又按吾論旁治昆弟之窮殺必根於上下治之窮殺於
是立表以觀之而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之
四緦麻皆從上殺之曾祖旁殺而得之適合乎四世而緦服
之窮也之義而下殺服窮於四世曾孫之緦麻由是旁殺之
爲昆弟曾孫之緦以上應乎族曾祖之緦又殺之爲從父昆
弟之孫之緦以上應乎族祖父之緦又殺之爲從祖昆弟之
子之緦以上應乎族父之緦而此所應之諸父又皆因此諸
孫服己之緦而還而報之義例之嚴密豪髮不爽矣而經不



制昆弟曾孫與從父昆弟之孫二人之服則以嫌於旁殺親疎之無別無窮闕之以全其倒且卽如法制服雖與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旁穿交通無不相貫而與曾孫之四世相配難以立說蓋禮窮則變乃制作之大關捩觸處生義不可典要而典要存焉夫如是則吾本末源流之說或亦不爲無所見乎

高祖昆弟之元孫

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

上治旁治推至服窮親殺屬竭姓別戚單表

高祖昆弟之孫

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高祖昆弟族父

曾祖昆弟之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從祖昆弟

祖之昆弟之孫殺從祖故在三世之限

高祖昆弟之曾孫

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高祖昆弟族昆弟

曾祖昆弟之曾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姓而同正姓

高祖之父 六世	自己之元孫之	
高祖 五世	自己之元孫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曾祖 四世	曾祖昆弟之子殺從高祖故在四世之限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曾祖故在三世之限
祖 三世	祖之昆弟殺從祖故曰二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祖故在二世之限
父 二世	父之昆弟殺從父故曰一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父故在一世之限
己 一世	敵於己故曰一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己故在同世之限
叔父母 世	父之昆弟殺從父故曰二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父故在二世之限
昆弟	敵於己故曰一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己故在同世之限
子	自己之元孫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子故在下一世之限
孫	自己之元孫之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孫故在下二世之限
曾孫	自己之元孫之子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曾孫故在下三世之限
玄孫	自己之元孫之子之元孫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玄孫故在下四世之限
昆弟之子	敵於己故曰一世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從父昆弟	父之昆弟之子殺從父故在二世之限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父故在二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從祖父昆弟	祖之昆弟之子殺從祖故在三世之限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祖故在三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從祖祖父	曾祖昆弟之子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族曾祖父	高祖昆弟之子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高祖昆弟族曾祖父從祖祖父從父昆弟之子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高祖昆弟	高祖庶子視其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其祖卽百世不遷之祖爲庶姓自昆弟別於上而同所繫弗別之正姓未別自昆弟之元孫之子視其兩家高祖之父則祖遷宗易庶姓久別而同所繫弗別之正姓矣	高祖庶姓未別自昆弟之元孫視兩家高祖之父則祖遷宗易庶姓久別而同所繫弗別之正姓矣

右上殺旁殺

高祖昆弟之元孫　從己之元孫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族昆弟之子　從己之曾孫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族昆弟之子　從己之元孫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祖昆弟之孫　從己之曾孫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從祖昆弟之孫　從己之元孫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父昆弟之子　從己之孫殺之故在三世之限

從父昆弟之子　從己之曾孫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從父昆弟之孫　從己之元孫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父昆弟

己 一世

子 二世

孫 三世

曾孫 四世

元孫 五世

元孫之子 六世

昆弟 敵於己故曰一世

昆弟之子 從己之子殺之故在二世之限

昆弟之孫 從己之孫殺之故在三世之限

昆弟之曾孫 從己之曾孫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昆弟之元孫 從己之元孫殺之故在五世之限

昆弟之元孫之子 從己之元孫之子殺之故在六世之限

己 一世

子 二世

孫 三世

曾孫 四世

元孫 五世

元孫之子 六世

昆弟 敵於己故曰一世

昆弟之子 從己之子殺之故在二世之限

昆弟之孫 從己之孫殺之故在三世之限

昆弟之曾孫 從己之曾孫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昆弟之元孫 從己之元孫殺之故在五世之限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昆弟之元孫之子 從己之元孫之子殺之故在六世之限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自己爲高祖視元孫宗其五世未遷之宗子爲兩家各自高祖也其子孫各宗其二世姓別於上戚不單於下矣是羣族昆弟環而其宗

謂之元孫之子高祖之父呼之爲高祖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矣是羣族昆弟環而其宗

戚單於下矣

自己爲高祖視元孫宗其五世未遷之宗子爲兩家各自高祖也其子孫各宗其二世姓別於上戚不單於下矣是羣族昆弟環而其宗

謂之元孫之子高祖之父呼之爲高祖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矣是羣族昆弟環而其宗

右下殺旁殺

瑤田按數世之法起於己等而上之曰上殺順而下之曰下殺推而及之累世之昆弟曰旁殺旁殺之世數虛位耳根於上下殺世數之所限而推之者也今爲表明之而又有不得不辭費者試以人生二子言之己一世子二世爲兩房孫三世爲四房曾孫四世爲八房元孫五世爲十六房此元孫十六房之昆弟上視己一世爲高祖十六房皆同庶姓於高祖是高祖爲庶姓未別於上而元孫十六房相戚爲戚未單於下也此其高祖之元孫也至高祖昆弟之元孫與我分兩大支兩支自視其高祖爲庶姓未別而此支視彼支之高祖則庶姓別於上此支視彼支之元孫爲戚單於下矣是故庶姓之別與未別戚之單與未單非表不足以明之若夫元孫之子爲六世元孫之子上視高祖之父亦六世此高祖之父生兩支高祖自兩支元孫彼此視之已爲庶姓別於上矣而至於元孫之子上視其本支吾父之高祖是爲吾高祖之父則向之庶姓未別者今爲庶姓別於上矣向之戚未單者今爲戚單於下矣況乎兩支前此之庶姓已別而戚已單者哉此

中重出間見之故有非一表所能盡者故必析而言之以俟
覽者默會之耳

此表如衡從其畝如經緯有幅旁行魚貫衰上鱗次悉心觀
之則旁治旁殺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義四通六闢矣而三
世二世一世之旁殺一以貫之試以昆弟一輩言之族昆弟
緦麻由四世曾祖旁治而殺之也從祖昆弟小功由三世祖
旁治而殺之也從父昆弟大功由二世父旁治而殺之也昆
弟期年由己一世上治加隆旁治從殺以爲旁殺之始而推
而及之服窮而終之也於是等而上之順而下之其旁殺之
法準此矣

喪服經文服限大例疏證表敘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若是則上
殺當極於高祖下殺當及於元孫而經文上不爲高祖制服下
不爲元孫制服此蓋有道焉必非顓頊從事也而鄭君於齊衰
三月章曾祖父母下注之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
元孫爲之服同又於緦麻章族祖父母下注之曰族祖父者亦
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如鄭言會元之於會高兩祖同服
則益宜明白見之以曉人而絕不一見使後人作想當然之說
聖人制禮必不然也瑤田以爲還當於經文紬繹之於是取經
文所列之服限爲三表一曰上殺服限三斬齊三年爲父母也
齊衰期年爲祖父母也齊衰三月爲曾祖父母也服限窮於三
月人限極於曾祖止矣二曰下殺準上殺而爲之亦服限三爲

長子衆子也爲適孫庶孫也爲會孫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及於曾孫止矣三曰旁殺又準上殺下殺而爲之其爲服限四昆弟期年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麻三月由族昆弟等而上之以至於族會祖皆從會祖齊衰三月旁殺之而爲緦麻三月由族昆弟之子等而下之以至於昆弟之會孫皆從會孫緦麻三月旁殺之而爲無服蓋昆弟之會孫自會孫視之爲族會祖之會孫也服限窮於會孫三月則昆弟之會孫安得不殺之爲無服哉觀於旁殺之服限益知上殺之服限止於會祖下殺之服限止於會孫而上不爲高祖制服下不爲元孫制服有斷然者矣是何也元孫未有見高祖者高祖未有見元孫者不見其人不空制服乃喪服經文之大例定之於制服之初此作者之所以謂聖也吾於是通覽喪服全經而得父之姑一條別爲表以疏證之以父之姑建首次曰姑次曰姊妹次曰女子子次曰孫之婦人子父之姑適人子父之姑適人服緦麻姑適人服大功姊妹適人服大功女子子適人服小功皆降其在室服一等其在室也父之姑從祖祖父之姊妹也姑世父叔父之姊妹也姊妹昆弟之姊妹也女子子子之姊妹也孫婦人子孫之姊妹也是五人也其在室服皆當如其輩之昆弟而經文不見者女與男同是其例也然雖不見在室服必一一見其三殤服之或降一等或降二等其意以爲見殤服則有在室服可知又其適人服必見適人者三字以別異於在室服之不見者非無其服也凡此皆服之定例令閱者一目了然

也今通檢經文姑也姊妹也女子子也孫之婦人子也四人竝見殤服亦四人之適人服竝見適人者三字惟父之姑適人在緦麻而獨不見適人者三字及檢父之姑長殤當在緦麻而緦麻章獨無其服乃恍然於父之姑在室無服故經不制服是乃經之大例不見其人不空制服無在室服者自不爲之制殤服蓋父之姑在室必無見歸孫者必適人有年或有時歸寧母家得見歸孫者有之故爾雅謂之歸孫言歸乃見此孫此孫既得見父之姑故經於緦麻章始見其服以在室不制服無所別異故獨不見適人者字以明其例也觀於此而後乃今知高祖元孫之不制服經文固非顓頊從事者也

喪服經文服限表

己 上殺之限三	己 下殺之限三	己 旁殺之限四
父母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父在期	長子衆子 三年期年	昆弟 期年 其上下旁殺皆準此
祖父母 齊衰期年	適孫 期年 庶孫 大功九月	從父昆弟 大功九月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曾孫緦麻三月	從祖昆弟 小功五月
		族昆弟 緦麻三月

觀服限表見期年三月之間原有五月之差如果元孫得見高祖必當制服則自應以高祖爲服限之極而制齊衰三月

以服高祖又準小功五月之差制齊衰五月以服曾祖此天造地設之服位豈聖如周公而見不及此哉後世聖人增制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時據三十有室之年規以上壽年數無元孫見高祖之事故服限極於三月人限止於曾祖爰定大例用制禮文天地之大人無所憾嗚呼至矣

父之姑姊妹

父之姑	從祖祖父之姊妹也	從祖祖父小功	父之姑無殤服以不制在室故也
姑	世父叔父之昆弟之姊妹也	世父叔父期年注云姑在室亦如之	姑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
姊妹	昆弟之姊妹子之姊妹也	衆子期年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姊妹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
女子子	孫之姊妹也	庶孫大功注云男女皆是	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大功
孫婦人子			庶孫婦人之長殤小功

父之姑	緦麻	父之姑不見適人者三字以不制在室服不須別異故也	
姑適人者	大功		
姊妹適人者	大功		
女子子適人者	大功		
孫適人者	小功		

皇清經解卷五百二十四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釋宮小記

棟梁本義述上

歙程徵君瑤田著

學海堂

棟非今之所謂棟也梁非今之所謂梁也今之所謂棟者極之橫材也俗謂之屋脊所以持兩壁之最高桂當屋南北之中者也是極之材也而非棟也今之所謂梁者枅之正材也其在南者所以持兩楹於堂中故开字象其形是枅之材也而非梁也爾雅曰棟謂之桴楣謂之梁言屋之上覆者凡屋自極南北分兩下陂陀以覆之以其在南者而言則自極而南至於當楹謂之棟棟又謂之桴也棟南盡於承霤則謂之楣楣又謂之梁也鄉射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其間容弓距隨長武

注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楣鄉射禮升堂豫注云周禮作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然則射於序與射於堂有楹內楹外之異是故於楹內者當棟於楹外者當楣楣謂之梁當楣者當梁也當棟當梁以楹爲限則不當楹矣不當楹者不當持楹之枅然則今謂持楹之枅材爲梁者非也於楹內者則當棟雖不當楹而近楹楹而近楹之與極相遠也近楹則必不能復當極矣然則今謂極之橫材爲棟者非也葢棟謂之桴如乘桴之桴楣謂之梁如造舟爲梁之梁桴梁名義取在水中者故桴言其浮而梁字从水也假借立名惟屋之覆者似之極之與枅其於桴梁安所取耶楣之名言如眉之垂也岸以垂於水而得湄楣屋亦以其下垂也而得楣楣又楣謂之宇今人猶連言眉宇其在易繫辭傳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不言屋之覆於上者而謂其指極與枅爲在所謂待風雨也喪服四制引書曰高宗諒闇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閻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余謂柱楣猶言柱梁先爲廬但有梁何於東牆陂陀垂之西至於地既廬翦屏柱楣則柱其梁之垂於地者而西啟戶焉是之謂柱楣屏謂梁之成也以草屏蔽之初不翦令始前翦令齊也如康成氏之言是謂梁爲橫木柱楣云者謂加梁與柱與喪服傳所謂前翦之柱之者不相入由梁楣久失其義也說文曰杗棟也引爾雅杗廡謂之梁又曰桴棟名可謂得其解矣然余觀杗字有大義有覆冒義杗大而覆冒於宮室之上葢棟楣之大名其廡然而曲者謂之梁爾雅曰凡曲者爲闿

在釋訓中其通義也而詩以爲魚罶毛傳云罶曲梁也故爾雅言蔟婦之筍謂之罶筍亦言其曲也然則梁廇謂之梁者曲者名梁梁無曲直之義對直者名梫而言之散文則通於是直者亦謂之梁也此梁廇梁之義在爾雅著見明顯者也而惜乎解說之者失其義已久矣是故許氏知梁之爲棟知梫之爲棟名但承取爾雅之說云然耳而究之以棟釋極又以極釋棟襍取所聞異辭者竝錄之卒不能實知夫爾雅之善而擇而從之益其義之失也已久矣雖然義失於宮室之制而猶存於飾棺之制周官縫人掌衣翌柳之材鄭氏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言飾棺有帷有荒有池鄭氏注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池以竹爲之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余按孔氏疏云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故三池大夫二池士惟一池由是言之古之聖人重飾棺之事象宮室以爲之制故其命名也亦從之是故荒之義取於梁言蒙障於鼈甲之上也柳之義取於廇言鼈甲之形句留然廇柳字蓋相通莊周書柳生左肘謂生瘤也詩魚麗於罶釋名音柳柳之爲廇較然檀弓作蔞翣蔞廇字通也鄭氏以聚釋柳舉其所以成柳者言之也然則觀於爾雅觀於鄉射禮則棟梁之義明觀於喪服傳喪服四制而梁楣之義益明及觀周官喪大記之文而爾雅梁廇謂之梁之義猶存於晏弁加於人之首飾研之材不可以名梁也其義無不明故聖人重之重之故象宮室以爲之制晏弁有梁亦謂之屋言

其在上覆者象宮室之屋梁也有笄以持之象宮室之枅有所以持其楹者也有旒以蔽於冕之前象屋之有霤然而不知者轉以屋枅之名取象於冠笄屋之名閣者取象於冕弁而又昧於其措置之所昜不取其制比物於宮室庶幾可得其彷彿乎然是義也余雖心知之而欲筆之書以明之幾欲明之而終將止焉何也夫其義久失矣而爾雅鄉射禮喪服傳之昭然者雖通儒如鄭許二氏尚猶昧之以數千年呼極爲棟呼枅爲梁者一旦與易之誰則信余安知不以余爲誤解經義而必爲鄭許二氏之誤也故未有確證在鄭許二氏之前足以厭伏人之心者雖鄭許二氏許我而無如人之不信也是以欲書以明之而終止也今讀莊周書而得其說莊叟周人也郁郁乎文其時固

在其言足徵焉莊叟不云乎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棟梁之所用者細枝也棟梁之義久失故淮南主術訓則曰巧工之制木大者以爲舟航柱梁與莊叟之言相齟齬矣莊叟不又云乎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求樿傍者斬之按鄭氏注喪服中人之扼圍九寸崔譔注環八尺曰圍譔晉人其時圍字久失其義蓋自漢以來矣康成此注必有所受然亦不知其爲圍字的解故廬人注曰圍之大小未聞然則把其一圍九寸者拱二圍尺八寸者三圍則二尺七寸今尺約尺二寸四圍則三尺六寸今尺約二尺二寸麗創列子之梁欐三圍四圍之木以今尺度之其徑僅六七寸耳亦非大木也豈極之橫材與枅之材之謂乎極之不可以爲棟而枅之不可以爲梁也決矣宮室之制專賴棟梁無棟梁是無宮

室矣是故棟梁大物也言棟梁則極楹諸大木皆在所包卽榱桷從之而崩檀弓記夫子之歌曰梁木其壞亦謂可爲棟梁之木皆指宮室所專賴之大物言之非謂其材之必用大根與七八圍者也吾於是益有感矣舜大知人也以邇言而成其大棟梁大貌也以細枝而成其大知舜之不遺於邇言然後知舜之不遺於五臣之言二十有二人之言也知棟梁之不遺於細枝然後知成棟梁者豈惟是榱桷小材哉極也枅也楹也皆所以供棟梁之用而成其大者也許氏云梓棟名其知棟之爲梓與抑謂梓爲其所謂之棟與其所謂棟者極也其殆猶以梓爲極與矣以知其然也其所謂枅屋櫨也其所謂櫨柱上枅也枅卽梓梓卽方今人猶呼持柱之方者曰方而豈知方枅梓三文一字皆爲編竹木以乘於水者之俄乎莊子蛇鮒釋文司馬云謂蛇腹下斷斷可以行者也據此可知枅與衆材編聯之形然則其所謂梓棟云者猶枅棟之云非卽其所謂極棟者與方也者花之芬芳也其文从屮屮之文倒之爲花鄂足之不而加𠂉以象其形一其所著之枝也省𠂉爲木則屮之倒者也其从屮文之不倒者若朿若屮者皆是屮則从屮而四面旁達之是故方之言旁也由中旁行於外象芬芳四出人皆覩之者也方之本義無隅方之在隅也由四方之說而生之於是方與圜對於是言天圜而地方於是言圜應規而方應矩知其意者可以入方於圜之中可以出方於圜之外而豈眞以地之方也爲四方而有隅卷哉

方省其首而益之以八成分是故分之字生於方其原亦从屮而化焉者也分之从八猶米之从八八伸之香遠聞也八曲之其皃外舒其意內函也花之芬芳亦謂之芬菲本作非古文作非非之右从仌蓋側仄之字亦从屮而化者也反仌爲彡合之爲非後人借爲是非字乃加艸以別之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非之義也（飛字从非故其文爲飛）論者乃謂方爲象併舟總頭之形分爲从刀以分別物非爲是非之字夫天下之形號之有萬而寫之於象則亦不能多其形也是故孚甲之孚秀采之采受落之受其所从者仌乃非字之右傍或古有其字（古文或作仆）而手仌之仌亦同其形芬芳之分从彡而彡亦同其形聖人知其然故同而同之因以異而異之也聖人豈好爲是相涸之形以亂天下人之耳目哉因乎自然蓋亦有不得不然者存（帥字从倒屮佩巾字亦从倒屮蓋有不得不然之勢非即其字也然則棧之云方云椑者蓋借芬芳孚甲之字而用之而併舟之爲方舟又借椑棧編連竹木之意而用之論者乃以方爲象併舟之形然則會不容刀之刀爲小舟也豈謂从方舟之方而省其首爲刀舟之刀而刀之制字本不從刀兵起也夫豈其然哉然則六書之學難明也於其不可復明者而與人言之辨之多見其惑也吾今之述棟梁也非有莊叟之文爲左證則終亦嘿而息焉已矣或問曰莊之言何以足證也曰莊叟自言其本義而已非於有所不明之後而與人辨之言若如吾今日言分方之字於本義既失之後而偈偈乎與人言之安知聞之者之不隨而議其後也

在道路矣若夫殯之制葢亦象宮室爲之其在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畫塗屋鄭氏注云斧謂之黼以剌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是即會申之對穆公所謂繆幕魯者是也鄭氏注幕人曰在傍曰帷在上曰幕然則幕與荒葢同也在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氏注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此記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畫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攢其三面而塗之士不攢擴地下棺見小要耳余據二記及顏柳對哀公設檻之言而竊取之天子棺載龍輴其上加椁椁上加繆幕幕上攢之

柳義又見莊周書達生篇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椁之上聚僂之中釋文司馬云聚僂器名也一云棺椁也一云聚當作菆才官反僂當作蔞力久反謂殯於菆塗蔞窶之中按惠氏禮說謂殯以輴車篆爲轂約聚僂棺之飾也引呂氏春秋日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僂窶以督之三語以證之余謂呂氏與莊說合葢殯時天子諸侯皆用輴而菆塗之故曰滕椁之上葬時以柳覆棺故曰聚僂之中周官窶柳檀弓蔞窶呂氏僂窶蔞僂柳字通也既夕禮言飾柩在請祖乃載之後鄭氏注以爲設牆柳巾奠乃牆謂此也又注檀弓飾棺牆曰牆柳衣也喪大記言飾棺龍帷黼荒鄭氏注帷荒皆所以衣柳又云以華道路及壙中余故以聚僂專指葬時言之況呂氏言行喪言督之亦當言其

謂蔽聚其木周於其外以四注如屋而盡塗之也諸侯載以輴其轅不畫龍不加椁但以幕覆之顏柳所謂輴而設幬也幕上亦攢而四注如屋而塗之也大夫廢輴棺載地上加幕以幬之迫於西序其攢但有三面其塗於上也下不及棺不畢塗也士則掘地下棺露出衽以上者雖不攢之以木然云塗上殆以席爲罩覆之與其猶簟門蓬戶之義與四人之殯尊卑雖以次而降殺然其制亦畧如宮室矣凡同類之物竝可通稱說書所以不可泥也又按柳肅婁廬梁字竝相通衆材所成縱橫交莽有目以納光故曰牖婁之明又吳公子光所以稱闔廬也左傳襄十七年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戶扇廬謂屋麗廔可覆於上亦可植於旁者卽闌檻也

棟梁本義述下

棟梁之半在上者楣梁之半在下者梁之爲言蒙也蒙於宮室之上凡屋之四注與屋之兩下者上下通蒙之謂之梁以木曰梁以瓦曰甍晉國語宰周公論齊桓公曰譬之於室既鎭其甍矣又何加焉韋昭注云甍棟也瑑田按謂蓋構成爲極則當施椽桷覆茅瓦安得云無所加甍梁一物也梁不以平言也亦不以廡言也桴其棟之平者也梁其楣之廡者也散文通之則平者亦謂之梁薄於上者謂之開開薄聲之轉也薄之以藉故謂之楪楪藉聲之通也藉之以茅蔓子稱堯舜茅茨不翦茨楪也楪茨聲之轉也又謂之棻茨棻聲之轉也廣雅格謂之笮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棻上爾雅屋上薄謂之筳郭注云屋笮余按薄在瓦下非宮室之始始則非必有瓦薄之而已又謂之節棻節聲之通也茨以蒯說文茨以茅葦蓋屋蒯淮南子茨之以生茅棻以木

施者異所以施者不異是故茨棻一物也皆所以爲棻者也小
雅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茨梁言稼之黃
茂如屋之比密也坻京言穡之露積如地之隆起者也自屋梁
之義失而說者但知茨之爲屋蓋不知梁之爲屋楣車梁非不
修然長也然而以比稼之易於長畝而善且有也則不如屋梁
之似也是故冒之謂之棻平之謂之梁塗之謂之
楣蔽之謂之檐圜之謂之宇說文曰檐梠也宇屋
邊也宇之言于也于然圜也大而者明堂之制以茅蓋屋而圜
其上蓋宇之遺象乎宇圜而廡要而者也廡之貌恒俯故梁之反
而上仰者謂之反宇也宇又謂之宸宸之言唇也故鳧氏爲鍾
銑間謂之于鄭氏以爲鍾唇也說文宸屋宇也韋昭國語注云
宸屋霤宇邊也西京賦淌雰埃

於中宸薛綜注云宸天地之交宇也以宇釋宸蓋謂天地交接
處如屋邊也魏都賦曄鑒棪楹劉淵林注云楹屋宇檐也義與
宸同矣集韻於宸字外別出楹字注云棪楹屋端也義亦
與屋宇不異廣韻以楹爲兩楹間則與宸音同而義異矣棟宙
也上棟下宇猶言上宙下宇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宇屋簷也
从由由者木之萌檗胍肛音孤都然也棟从東東胍同音故科蚪
之形胍肛然爾雅謂之活東也活音括此宙棟相通之義竝爲象
棻之形而名之是故甲冑之字从由者蓋取象於宙之形猶冕
弁之取象於開本字爲借義所奪故加木以別之冠笄之取象於枅也据鄭
康成氏說棟又謂之阿四注之屋謂之四阿門之屋謂之門阿
故注考工記云阿棟也然阿之與棟其義又不可不辨爾雅釋
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
阿釋丘又曰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

巳宛中宛巳合兩條觀之上條言野自平而及於高陸猶其平者皐則隆然上平而下不平矣陵則其不平處又陂陀下注望之而高矣阿則其下注者望之更高其中阿曲而下不似陵之正平而下矣下條言巳自高而及其偏高既日前後左右竝言其偏矣而復出偏高者言其偏之有阿曲者故謂之阿巳也屋陂陀下注如大陵之阿如偏高之阿巳夫是故謂四注之屋爲四阿也左傳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杜氏注四注椁也且阿之有曲義更可廣證之淮南本經訓之言夏屋也日喬枝菱阿高誘注日阿曲屋淮南時則訓日中央之極其令日平而不阿言不曲也詩日有卷者阿卷之言曲也韓詩亦云曲京日阿義見廣雅廣雅日四隤日陵四起日京曲京日阿今文選注引韓詩云曲景日阿王懷祖云景乃京之譌也余既得廣雅善本證之又按顏師古上林賦注云曲陵日阿然則曲陵曲京竝可互通蓋陵京直下不曲阿則中曲之矣又細繹之阿之義有橫有縱勢下垂而中陷阿之橫者也勢旁達而中陷阿之縱者也說文云谷口上阿也則阿之縱者矣是故隆而曲者曰廇汙而曲者曰阿而阿之从可與汙之从于音義又竝同可了合口也了爲丂之反古文以爲于字說文云然則可字本从于是阿之言于與宇之言于同一物矣左傳齊公孫青曰寡君命臣下於朝曰阿下執事蓋謂宜以汙下自處而將事於衞君也是阿汙二字皆曲而下之義在山皐謂之阿在池沼謂之汙今借之以名屋則謂之阿者猶其自名謂之宇而竝爲楣之異名也是故屋之所注兼棟與楣而注之名

阿義全繫之於榱也棟但得其半之在上者耳晉國語虢公夢神人立於西阿史囂占之以爲蓐收是謂阿有在西者則東南北皆有阿可知斷不能進於榱而同於棟也故韋昭注曰西阿西榮也据儀禮東榮在阼階之東是以近檐者爲榮郭璞注子虛賦南榮爲南檐說文謂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師古注甘泉賦榮爲屋翼而書叙載班賦屋之四阿曰翼翼豈棟之云乎莊周書闚阿門司馬彪注阿屋曲檐也檐豈能接於棟乎阿義全繫於榱無疑矣謂阿爲棟者必古有是釋蓋假借通稱如宇本謂屋邊而漢書郊祀志作五帝廟同宇師古云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有五廟是亦通棟言宇也而鄭氏遂承用之故棟可通阿而阿不專繫於棟棟之不可冒阿猶極之不可冒棟也而解棟爲極者乃遂以棟爲屋脊莊子則陽篇其夫妻臣妾登極者釋文司馬云極屋棟也不知屋脊名極亦非其本義蓋極之言中也從其朔而論之是言四注屋之最高者爲極故天之中曰北極義取諸此屋脊曰極乃順此名之屋之有極名不自屋脊始又烏能牽連之而及於棟乎說文云宙舟輿所極覆也舟所極覆余雖未聞其審然船有樓見史記漢書並謂之樓船三國志謂之船樓杜詩又有柁樓又以織竹者窮其中曰船篷亦曰蓋篷並見宋人詩皆所以覆於船者其極豈今謂之梢者與喪大記復者升自東榮中屋履危注云危棟上也謂屋脊在棟之上非即棟也最高而危故說文解危字曰在高而懼也今舟有梢可以知古者屋極之義若夫輿之覆則車蓋是也梭輪人爲蓋弢斗曰部蓋橑曰弓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

軫鄭氏云庇覆也非所謂輿極覆者與謂之極者非言其蓋斗如屋極與又云參分弓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由是言之參分一在上者爲尊其二在下者宇也卑者曰宇則尊者曰宙可知其苗胎納諸蓋斗之鑿與說文之云可爲輪人足其義矣三蒼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天地古今包涵萬有若宇宙之覆冒堂室然以小喻大唯其似之而已左傳晉司馬侯曰失其守宇杜氏注云於國則四鄙爲宇莊周書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郭象注云四方上下未有窮處古今之長無極然則橫言之曰宇縱言之曰宙吾疑屋之始如車蓋四壓者宇宇中所聚者宙又如車輪宇爲輪牙宙猶輪之有軸故軸字从由比類推論亦可以得其旨矣複屋之棟謂之梠言衆材梠紜也左傳曰治絲而棼亦謂不一其緒而棼紜之故絲不得治伍子胥名員說文作貟蓋棼紜之字故字之曰子胥胥疏字同謂檐楹也植之曰疏覆屋曰棼是棟爲衆材棼紜安得以屋脊當之棼也者楣之謂也爾雅曰楣謂之梁而而頰毛也茅茨之不翦也象之楣謂之梁即是物也梁之與櫨聲之轉也楣之與櫨韻之異焉者也故曰棼薄櫨也說文云爾雅曰櫨也蓋薄藉之義故曰櫨又郭注也玉篇廣韻並云皆言薄於屋之上而乃曰薄壁柱說文云夫曰薄壁可也曰薄壁柱則不可矣柱之安得云薄之乎薄壁聲之轉也故壁於上與壁於旁皆壁也故屋墉通謂之壁久之遂專其壁之名而壁於上者其義亡矣然吾讀明堂位鄭氏注云重檐重承

壁材也夫檐之重以其屋之重也重屋是重壁矣檐承其壁故謂其材曰承壁材承壁之云猶承霤之云也承霤謂若今水筧承壁材謂若今椽端上橫木檀弓池視重霤亦謂重屋之霤觀下經屢言君天子可知　鄭氏以承霤釋重霤故兹以承壁材釋重檐與茨次第也節比節也其聲通其義同也而節末又謂之楣是故桷榱之榱名榱榱之比密者名笵不獨并與笄之名取象於屋而已次第之比節之乃後蒙然覆於宮室之上而謂之椽是故椽扳屋也甍瓦屋也茨草屋也通稱之曰椽故曰椽大名也甋甍之異文也甋謂之甎方言云言霤之所自出者也屋水自檐而下曰霤天子諸侯四注屋有四面之霤燕禮諸侯禮也故云設洗當東霤明不獨南北有霤矣大夫士夏屋惟南北兩下故在儀禮竝設洗當東榮榮謂屋翼不得云東霤也鄉飲酒禮磬階間縮霤言屋之南霤公食大夫禮之入門沒霤燕禮大射儀禮記之門內霤竝門屋之北霤也月令中央土祀中霤者霤水注於室中惟古有之者也從其以名室爲霤然則中霤鄭氏云中室也古者複穴是初爲中室之名以祀土神云爾桷者椽材也聚衆材而椽之曰棼尊一材而出之曰桷桷端曰題單門圭竇之室題不及尺故堂高數仞然後榱題數尺也榱也者椽之衰衰然者也非一桷一題之謂也橫被之曰榱平列之曰桷說文桷榱也榱屋枅上持櫨之上非屋上覆之梁平梁桷一聲言其平列於上也說文於桷榱也之下又引詩曰其灌其桷木叢生曰灌行生曰桷是桷榱義會於考藨字許之然桷榱義外又出一義說文解字之法往往如此玩其文自見其行列義　高名之曰橑並周書高名之麗麗自一貫　高名之曰橑並周書高名之麗麗橑梁皆聲之轉也純緣之曰椽接於椽

之後者曰交睽於椽之端者曰榹榹謂之檐檐謂之楣按說文檐
檐也爾雅檐謂之楠也引爾雅檐謂之楠又別出簷字亦曰簷也爾
雅檐謂之楠楠廟門也然則說文云謂之楠者二處竝爲簷其一作檐者今說文轉寫之譌也故於檐字下但解曰檐也曷嘗以檐爲楠乎檐簷截然二義音同遂至互借非檐檐之檐又可訓爲楠也按國語越王背檐而立大夫　齊謂之檐楚謂之梧向檐本爲說文之簷而音同互借者與　秦謂之榹然而榹橫陳屋端上承瓦溝視之如人之脊呂然又　秦謂之榹然而榹梧梁聲相通此皆所謂不可爲典要者也

之名非檐所得而專之者也表見之曰榹整齊之曰茨奄有之曰棻謂棻大也可謂大木爲棻可乎棻可以爲大木也亦將謂大木爲甍乎

茨槭聲相轉余於爾雅又得一證曰茨蔾藜甍之義余於左傳又得一謠襄公二十八年齊嘗於太公之廟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弋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夫因援桷而動於甍甍爲覆桷之瓦可知攀援廟桷故得動其甍言其多力挈一桷而屋皆爲之動也使謂甍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於極也天子廟制南北七筵諸侯降殺以兩則五筵也陂陀下注又加長焉極之去檐幾二丈矣況題接於交交至於極亦必非一木何能遠動之乎

當阿義述

鄉射禮記序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序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據注所謂棟也楣也庪也皆謂持柱之大木橫於上者也今通謂之梁瑤田以爲不然會著棟梁義

述以明之夫上古巢窟聖人變而爲屋疑中安一柱以衆材架之如蓋其形圓今蒙右包疑上古之遺制然聞之中不安柱矣分而言之上半東然謂之棟下半于然謂之宇所謂上棟下宇也輪人爲蓋上尊宇卑即棟宇之義也棟有宙義說文云宙舟輿所極覆也非謂其蓋與後變圓爲方分之爲兩下尊者爲四注上半曰棟襲右名也下半曰榱如眉之列於前蓋即古之宇也謂之阿者阿曲處在榱榱視棟稍仰以蔽明俯仰之間必小阿曲且四注者有四角必阿曲乃可向上故又謂榱爲阿也韋昭國語注西阿西榮也鄭氏士冠禮諸篇注東榮皆曰屋翼翼謂反宇不阿曲宇安得反之爲翼則阿之在榱審矣屋翼蓋檐角之飛起者故司馬彪注莊周書曰阿屋曲檐也子虛賦南榮郭璞注云屋南檐也榱接兩楹故持楹之橫木襲其名曰楣楹接兩中柱故持中柱之橫木襲其名曰楣楣襲其名可也而非其正名也庾之言閜也鄭注檀弓閣爲庾藏之義孔沖遠以爲架橙之屬架橙之名大小可通持柱橫木其大者也五架之屋曰楣曰楣者襲古象形之名曰庾者言其施用之義其實三事互足楣後楣前次間不紊庾在楣前亦非可爲典要也第鄭氏以楣釋阿又云今文阿爲庾據今文則近楣遠楣一也據西阿爲西榮東榮爲屋翼南榮爲南檐阿又爲曲檐則在宇不在楣二也據射物施於序則當楣於堂則當楣昏禮行於堂則當阿不得謂非當楣三也據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於楹間南面依文義賓主皆在階上不得入堂漢決阿爲楣四也據此四說

義足互明且主人在阼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賓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順不便必無之理也（按儀禮賓主在階上即君臣皆對立行禮不參差）且五架屋之前爲庪也士昏禮之阿今文亦以爲庪庪之爲言閣也子虛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四注非宇而何曲閣非阿而何古詩云阿閣三重階言屋之亟於階上者爲阿閣也豈非明證乎子虛又以爲高廊廊亦宇也莊子高名之麗（高名俗云高明）列子之梁欐說文之屋麗廣皆與廊爲一聲之轉今木工呼五架屋自脊以下曰檐（脊南曰檐柱曰檐檐南曰步步南曰廊）檐如衣襟步如行步對北堂爲背而名之陸士衡詩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是也而顏師古非笑之謂其欲以是草種之身體前後耶古人譬況之辭望文而生不可典要然則前架名廊豈以其於蓋啟明殆亦莊子高名之義與木工所秉皆高會規矩其人愚鄙不曉文義夫有所受之不容誣也子虛賦曰步櫩周流師古注云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此則推廣言之凡堂下周列有屋者統可云步廊亦如子虛賦於華榱壁璫之下接云葦道纚屬師古以爲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余謂如今甬道之有天棚即閣道之遺與蓋架棧爲屋即謂之閣今重屋樓居謂之閣上亦名之相因緣者也頃閱博雅釋室云棚閣也通俗文連閣曰棚余言適與之合然則宮室之蓋於上者通謂之閣閣蓋一聲之轉也當檐處阿曲而仰故謂之曲閣亦謂之阿閣也又樓與麗廔字同昔以啟明今以居人積漸之勢然也

棟宇榱阿榮檐霤辨

按儀禮唯燕禮設洗當東霤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饗禮亡當
如燕禮矣其餘皆大夫士禮但言東榮然榮與霤其處蓋同也
鄉飲酒禮記磬階間縮霤東霤在東堂廉下明矣東榮其亦在
是與又按郭璞注子虛賦南榮屋南檐也則榮與檐通韋昭注
國語西阿西榮也則阿與榮通然亦有辨間嘗論之說文曰檐
楹也楹楣也楣秦名屋樀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楣說文
檐戶樀也引爾雅檐謂之樀樀乃閻字之譌說文別出閻字解
曰閻謂之樀樀廟門也是閻樀之檐與檐楹之檐判然兩事今
爾雅亦譌余有說文檐閻異義考詳之又曰屋楣兩頭起者爲榮又
曰棟棟也引爾雅棟謂之梁甍棟也棟極也極棟也桴棟名
廡中庭也霤屋水流也爾雅曰楣謂之梁棟謂之桴瑤田謂今

即以兩下屋之南垂者言之蓋統言之曰棟亦曰甍言蒙冒於
上也分言之上半曰棟下半曰宇棟宇其初圜屋也是故棟東
然者宇于然者故曰上棟下宇也今兩下屋不得不襲其名上
半曰棟散文亦可曰棟棟也下半曰宇宇之義起於邊故韋昭
注國語曰宇邊也然對棟言之亦不專指邊言也自兩楹而南
至於檐謂之楹楣體從北而南其中必阿曲而上仰俯仰相交
處最阿下故謂之阿司馬彪注莊子謂阿爲曲檐曰曲檐猶云
曲楣非謂阿即檐也自阿至檐榮華舒展如鳥之張翼故謂之
榮又謂之翼其檐聯於楣宇之端者乃謂之檐聯之曰檐屋水
由瓦溝注於此而下垂乃謂之霤也是故霤在階下榮則不必
全在階下也阿則在階上而少進也兩下屋東西無霤謂之榮

者言南榮之東西頭也故說文曰棁之兩頭起者爲榮此東西榮之義疏然兩下屋棁之兩頭與其中正平其南榮自起非至兩頭又起也兩頭又起者乃四注屋之反宇至四角復又起而上聳此亦榮也故於兩下屋亦襲而言之曰兩頭起者爲榮也

中霤義述

霤之義始於廬爾雅云室廬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廡然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復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複鑿地爲之謂之穴（詩陶復陶穴鄭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說文覆地室也穴土室也）其上皆必有廡然者覆之此宮室亲廬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从留也受霤之地在複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檀弓掘中霤而葬）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說詳鄭注及孔氏正義）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鄭注云牖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神也（鄭注中霤亦主神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俗呼天窗說文所謂在屋曰窗者也）即古者霤之遺象乎於是声牖屏扆之有檻檻以納明者皆得蒙霤之音以命之曰屋廡廖於是日之明者亦謂之離婁之明矣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廡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今之

蒙古包如無柄傘可斂得地則張之將遷則斂而束之以
去即古棟宇之遺象亦通謂之壁古者之壁度即屋之上覆者
鄭氏於明堂位所以釋檐爲承壁材非如後世牆垣始謂之壁大別於棟宇者也
軍壘曰壁殆古者壁之遺象與今軍營中布爲之如屋兩下而垂於地古者明堂
園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園其上者與古者
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雷恆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
倣四旁皆得納明其雷不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
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雷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
兩雷燕禮設洗篚當東雷鄭注堂
周見有南北雷復有東西雷也鄉飲酒禮磬階間縮雷則其南
雷也左傳宣二年士季諫晉靈公此言堂屋之雷也凡門屋又
三進及階當亦階間之雷

皆有北雷曰門內雷昏禮至於廟門揖入三揖注云入三揖
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揵在
禮路寢之門內雷也君燕己臣於路寢也在大射儀大學在
郊之門內雷也諸侯大射於大學也在公食大夫禮禰廟之門
內雷也公食大夫於禰廟也在祼記禘者受爵幷服於門內雷
則諸侯賓宮之門也在檀弓會子涉內雷則大夫居喪賓宮之
門也凡此之雷皆外垂皆爲木楎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雷鄭
氏謂屋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孔氏疏謂承於屋雷入此木
中又從木中雷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雷也世儒言雷或涸中雷
筆之於書疑誤後學此之不可不審也
左傳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攻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曰吾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杜注

既入城夾儀人不服故闕死於門屋雷下也按此疑爲城門之內雷

臣入君門涉

論語立不中門不敢當君出入所由處也門謂自外向內右扉之門君臣出入竝由是門中門者右扉椳闑之間臣下不得由之臣下之所由在闑東而拂闑曲禮所謂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是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椳與闑之間士介拂椳鄭氏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此所謂中門主則右扉之門賓則左扉之門亦自外向內言左右也孔疏崔氏皇氏竝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椳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椳闑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夫曰君入必中門是中椳與闑之間也而大夫之爲次介者亦得與君同是何也上介近君相隨而行不得踰君行之跡至於次介未介以次雁行次介於君中隔上介與君之跡衛遠禮窮則變變則通所不嫌也特牲饋食禮嗣舉奠鄭氏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明士不辟諸侯中有所隔也此其例矣夫豈謂臣之入也可中門耶玉藻又言賓入不中門鄭氏聘禮注引而釋之曰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竝由之敬也此入不中門又兼不竝由之義蓋尊卑之分凜然也鄭注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然則卑者之於所尊遞降則遞相敬士於大夫大夫於卿莫不皆然故隨君以入行必雁行不以同爲臣而少假借者所以明尊卑也惟卿大夫士之尊卑不可踰乃益以

見君之尊也然則大夫中棁與閾之間其不嫌於與君同者亦事之所必然夫豈苟焉已哉此可以得先王制禮之意矣

答許積卿論棟橈書

武林之游得承緒論雖居停將匝一月中苦溽暑難驅致不能常相過從以暢所欲言耳承代購湖筆兼又見惠甚多試之絕佳祇領謝甚前以易大過言棟橈而拙著棟梁本義述中不之及下問此蓋疑義所未析者已又昧昧思之若棟極互釋指屋脊大木言可云折斷不可云橈曲且木有本末大木之末或弱其本似不當弱若謂匠人斲小令弱抑又費解卽使本末並弱其中亦無橈曲理愈覺釋棟爲屋脊大木者非也今來書云易以弱訓橈說文以橈訓弱橈弱一也說文弱字又云弓象橈曲多象毛氂橈弱也弱物并故从二彑說文所云蓋與易傳義合所謂本末弱者亦兼極以外之小材言之此論極是瑤田因復取易象傳及其爻辭而紬繹之覺象之棟橈通指棟之全體皆弱而言而其全體皆弱之故則由初上二爻之陰本末弱故全體弱也易之取象全是比體未可以執一論也試觀爻辭三亦曰棟橈四復曰棟隆隆橈相反不與象辭相繆盭乎以是知隨處取象卽一卦中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也是故象之棟橈其弱由本末以弱之三爻之棟橈其弱由重剛不中孤陽無輔有輔則彊無輔則弱本爻本體自居於弱不得以本末言之至於九四剛而能柔自彊之象故比之棟隆言其不橈弱也然則棟隆者棟之棄屑然者也棟橈者棟之阿曲然者也得足下互考

說文精義始出拙著似非杜撰之言可以疏通證明之而釋其疑矣

夾兩階陔圖說

陔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一石揜階齒而輔之如今樓梯必有兩髀以安步級俗謂之樓梯腿也以是經文義言之兩階四陔故四人執戈夾之益二人夾於東階之二陔二人夾於西階之二陔故謂之夾兩階陔也傳謂堂廉曰陔廉在堂上而謂之夾兩階乎疏曰宜爲夾兩階立堂下兩廂各二人是夾兩階也於陔字之義亦未見分曉江君戾庭著尙書集注音疏分階陔而二之謂夾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向夾陔者二人一立於東南堂隅一立於西南堂隅當前廉厓下之兩端益南向意謂均之前廉厓下而夾階者在厓下之前主於階而言夾之故二人相向夾陔者在厓下之兩端主於陔必少進於堂耦而夾之若相向則面兩壁之厓故皆南向也別階言陔於堂廉之說似有可通然以是經夾兩階陔文義涵泳之終嫌辭費且侍臣執兵防不虞也故以經文次第觀之自外而內始畢門內防之於入門時也次夾兩階陔防之於升堂時也次東西堂防之於受顧命時也次東西壁防其從兩旁上也次側階防其從北階而上也侍臣在堂者著冕大夫也在庭者著弁士也堂上堂下宜有貴賤之殊今東西堂既有人兩壁又有人夾兩階又有人乃復然則階陔之字假借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

兩陛以輔階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牙車義最親切漢書張良傳良嘗游下邳圮上服虔曰圮音頗楚人謂橋爲圮余謂橋兩頭必有步級兩邊亦必有所揜如階陛然故謂橋爲圮而音同陛乎爾雅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陛郭注云持門樞者或達北橛以爲固余謂樞達北橛北橛在室東北隅室東北隅食所居曰宦陛古文从戶戶橛相近而樞達北橛故戶樞亦謂之陛相因命名古人恆有之然何以階陛之陛又與戶樞同其名豈升堂之由階猶入室之由戶會意假借義自可通然而不敢知矣廣雅柣陛砌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云閾門限也鄭注曲禮棁門限也士冠禮布席閾外鄭注閾閫也不踐閾不踰閾是在門戶空處安橫材爲人所跨閾扉止於此故曰門限也槩謂之梲所以止扉謂之閣余謂閾扉有閾止之令扉不得過閾扉既閾則有閣止之令不得復開故說文亦解閾爲門梱是閾亦得呼門限矣若陛爲持門之樞令扉開閾皆制於此廣雅以砌釋陛顏師古漢書注亦以門限釋砌（漢書作切援彼證此據此釋彼古義具在說有可通殊難駁辨是陛持門樞固與閾砌皆有止扉之義也然西京賦曰金陛玉階彤庭輝輝階陛對舉且與彤庭連文終與落時之陛不屬西都賦亦曰元墀卻砌玉階彤庭李善引廣雅曰砌陛也而墀砌階庭兩兩對舉豈得以落時之陛當之乎落時之陛不得相涵而階陛階砌必連庭言之不可爲夾兩階陛之左證乎又說文新附字曰砌階陛也隱隱與廣雅陛砌之釋相應和此必從古相承之義夫有

所受者不亦足爲陛揜階齒之旁證乎漢書外戚傳切同砌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此亦階砌對言黃金塗砌白玉爲階卽西京賦所謂金陛玉階也自堂至庭地之兩陛其上必施欄楯今人家華屋皆然況皇居乎沓冒之以銅而塗之以金昭其稱也而師古釋砌爲門限蓋以廣雅有軼陛磷砌之云又得爾雅軼謂之閾一語相爲互證閾爲門限故遂據之爲言注釋之例但期有據不暇深求承譌襲繆恆坐在此然吾今轉得據夾兩階陛一言以相送難昔人階陛階砌不一言之故謝元暉詩紅葉當階翻蒼苔依砌上亦襲其對義而用之階甃爲砌蒼苔故得依而上之也柳余於廣雅之云而得六書轉注之義焉軼陛磷所謂建類也砌也者所謂一首也以砌爲首砌字義明則軼陛磷砌二字皆得展轉互釋所謂同意相受也今砌字得說文新附解之曰階甃有積累排次之義則軼陛磷三字義亦宜然余謂軼當从秩省說文秩積也引詩云云積禾秩秩然有次第故平秩東作說文作鷚其字从弟亦有次弟之義也今毛詩無穧之秩秩而有積之栗栗栗栗雅秩秩也傳解栗栗爲衆多似矣然不如詩自申之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乃見秩秩之義秩从秩省有積累排次義故曰軼陛也磷从粦鱗次比鄰益言積累排次故曰磷砌也李善之注西京賦曰陛砌也其注西都賦曰砌陛也據廣雅互釋之猶說文老考也考老也之互釋所謂同意相受六書轉注之義然則廣雅之云四字同意皆可轉注據說文新附砌階甃之解而爲

之旁穿交通實皆有積紊排次之義而於是廣雅之義明而夾
兩階陛之義乃益明矣余於是更有旁通之說焉命名之義每
以相近而移形聲之道亦由近似而轉階依於堂其拚齒之砌
曰陛則堊堂之砌等砌也相近假借亦可名之曰陛堊堂之砌
與堂上之廉一橫在上一縱在下雖非同物而連而相及或者
以漸而移乃呼堂廉爲陛亦其勢則然乎由是言之階之兩旁
拚齒者謂之陛甃於陛下者謂之砌對文故異也陛砌可互釋
夾階直呼陛所謂散文則通也至於相因生義動而多連名之
未嘗不可言也蓋宜然哉江君之疏又引西京賦刊層平堂設
切同砌厓隒引呂向注厓隒邊也謂削紊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
厓隒此與余所謂堊堂之砌蓋同然余又細繹其所謂設切厓

隒者似言設階甃依於堂廉之厓於文義爲較順且向注階字
不可通當是削紊其堂然亦未知然否也夫階足之所升也門
限足之所跨也然則陛砌字通得有門限之解亦相因而然權
變所適烏得遂可爲典要乎

入免執鼎立于西堂
入皃執戚
階陛
阼階
阼階砌旧地至堂也
立于東堂劉
入皃執戚立于東楹
入免執鼎立于側階
階陛
西階砌旧地至堂也
四人纂執戈夾兩階陛

楹
入門執戈內
閾
楹

堂階等級庶人亦有廉地之別議

昔余外舅雅士翁語瑤田曰近世人家造屋有堂庭不分廉與地平者此大非法也瑤田聞之悚然乃紬繹其義而議之曰堂為一屋主地凡吉凶諸大禮於堂行之辨上下定尊卑此其象也故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薛綜注東都賦曰殿高九尺階九齒然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皆與堂高相應也庶人之堂雖不見禮器然以士三尺差之降殺以兩當高一尺以示廉與地之分近世巨室大廈有無階者上下不分尊卑無等其家子弟卑幼必有不循禮法犯上亡等一切擅專不稟命之事以致敗家喪身厥咎匪小其在洪範庶徵一疇休咎不爽若堂地一平是明明示以尊卑無別之象於眾著之地其為咎徵庸有幸乎余核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制為等列公卿侯伯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以堂比天子與臣下分貴賤而陛又多其等級則臣下復有貴賤之分至於庶人去陛為地抑又賤矣尊卑上下之差凜乎其不可犯也今眾庶之家父子祖孫至親之屬尊卑上下之差無一家無之至於僕從輩由親及賤益又顯有等差是庶人亦有堂地之分也然其堂當高一尺與士之三尺相差堂止一尺亦窮於勢而已矣顧雖止一尺已高於地一尺廉地之別秩然不可溷淆如此今之大廈必士大夫之家也乃至堂地一

平胡可訓乎此事人皆忽之余竊有聞懼其敗壞世教所關非
淺鮮也据禮推廣言之以爲是議云
又按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則曰天子階也天子九級然後名
陛諸侯七級以下皆不得有陛名然昌黎曹成王碑辭曰王亦
有子踧踧陛陛解者謂陛陛猶比比比然衆多層次之象也
故雖陛名天子專之而諸侯以下堂階層疊亦未嘗無陛之義
不敢呼陛者避天子也又按蔡邕獨斷天子必有近臣執兵立
於陛側以戒不虞余解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陛曾著圖說謂
陛爲揜階齒而輔之者明夾陛是夾於階側以防不虞說文階
陛互釋階側陛側非有二處執戈執兵非有二情則獨斷之云
正可据之以爲余解顧命之左證矣因說堂階乃附及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兼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三十五終

嘉應李恒春舊校
番禺朱灤新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十五　程徵君釋宮小記　三庚申補刊

87
R45